

APR 4 1947

自由世界

半月刊

第一卷 · 第九期
自由世界出版社發行

三十五年三月一日出版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自由世界

半月刊 第一卷 第九期

目錄

逆流阻不住主流 (半月瞭望) 編者 (三)

美英之間 張鐵生 (六)

國民黨二中全会與和平民主 陳此生 (八)

經濟危機的深刻化 一之 (八)

反蘇戰爭的幻覺 思慕 (一一)

反蘇的迷霧是從那裏來的 黃樂眠 (一二)

東北問題與反蘇狂流 懷湘 (一六)

論西歐集團 蘇聯ETARIE作 (二〇) 李仲才譯

戰後世界經濟的動向 (戰後世界問題講座) 沙溪 (二二)

今天大後方文藝上的中心問題 何其芳 (二六)

寫給我的朋友 (詩) 高士其 (三〇)

風潮 (中篇創作連載 4) 羅高 (二八)

我們的抗議 本社等 (三四)

編者·作者·讀者 編者 (三五)

夜之盛會 (封面漫畫) 新波 (一)

自由世界

半月刊

第一卷·第九期

三十五年三月一日出版

主編人：張鐵生

發行人：陳良直

總發行所：自由世界出版社

分發行所：全國各大書店

港經售處：智源書局

香港德輔道中六十七號

定價：零售每冊國幣四百元

稿約

- 一 本刊各欄歡迎投稿。
- 二 來稿以五千字為限，但特約稿不在此例。
- 三 譯稿請附寄原文，或註明出處。
- 四 來稿編者有刪改權，不願者請預作聲明。
- 五 來稿如不合用，概不寄還，如須退閱者請附足郵費。
- 六 來稿請用稿紙，勿寫兩面。
- 七 本刊不收文盲稿件。
- 八 來稿一經登載，每千字暫致酬謝國幣一千元至二千元，特約稿在外。
- 九 來稿請註明詳細通訊處及真姓名。
- 十 來稿請寄香港郵政信箱424號。



逆流阻不住主流

國內的反蘇

不管在國內或國際間，和平，民主和合作都是主流，同時反和平，反民主，反合作的逆流也存在著。主流在向前進，逆流在向後退。特別是發生主流快要淹沒逆流的時候，逆流一定拚命要作最後的掙扎。

在政治協商會議結束以後，和平，民主和合作已成了國內一支更有力量的主流。但是，一向在反對和平，反對民主，反對合作的逆流，立刻就向着這支主流作有組織有計劃的反抗。

老實說，停止內戰，這是死硬派所極不願意的，所以儘管有了停止內戰的命令，可是廣東和東北仍有人繼續進攻而破壞和平。顯然的，他們的陰謀就在以破壞和平來破壞合作，破壞民主，簡單一句話，破壞政治協商會議的所有成就。

為掩護自己的反動面孔而發展更大的破壞作用，現在死硬派又在東北問題上找到了他們的牌，他們就利用東北問題來掀起反蘇的浪潮，對外他們企圖藉此破壞美蘇的關係，對內他們又企圖藉此達到反共反民主的目的。這樣，他們不但可以更明目張膽的進行內戰，而且第三次世

界大戰的挑起（這是他們的「想情願」）還可以使他們更進一步的混水摸魚。「大東亞急進青年團」和「抗戰軍人聯合會」之出而號召「自動參戰，武裝收回東北」，正露出了他們的好戰的法西斯的馬脚。

但是，儘管死硬派極力封鎖東北的消息，隱瞞東北的真相，而以欺騙的宣傳來引起全國性的反蘇運動，可是，最難辯的還是事實，他們在重慶，成都，南京，上海，廣州及台灣各地所煽動的反蘇示威，並沒有以一手掩蓋人民和學生的耳目，在重慶，上海參加的人數之迅速減少，以及成都燕大學生全體和廣州中大大多數學生之拒絕參加反蘇遊行，都顯出了他們的心勞力拙。

而其更能以事實來打擊死硬派的，就是莫斯科電台在二十四日的廣播「張季夫案」的陰險陰謀和反動派勾結華北日偽的反蘇勾當，以及馬林諾夫斯基本元帥的參謀長托洛辛科在二十六日的宣佈蘇軍「最大部份」已自東北撤退。同時他還聲稱蘇軍希望在一「美國軍事當局決定撤退在華美軍的日期之前」完成撤退，「或則無論如何，不會更晚」，這彷彿是對我們暗示着美軍撤退的需要。自然中蘇之間的問題是有的，但這可以用外

交的方式來解決，並且外交上的問題和內政上的問題是不可混而為一的。

死硬派的反蘇運動之必將歸於失敗，不僅顯出了蘇聯維護和平，維護民主，維護合作的力量，同時還顯出了中國爭取和平，爭取民主，爭取合作的力量，而這種力量就能保證着中國前途的光明。

國際間的反蘇

國內有反蘇專家，國際間也有反蘇專家，國內的反蘇專家在導演着反蘇運動的一幕，國際間的反蘇專家也在導演着反蘇運動的一幕。

國際間的反蘇運動是由加拿大發動的，這就是所謂國際間的事件。當加拿大政府發表關於案的時候，國際間的反動派極其若狂，他們認為這是宣傳反蘇的一個大好機會，於是他們不僅宣傳原子彈的秘密已經被蘇聯在加拿大的間諜獲得，而且宣傳這已威脅到加拿大的安全，以影射陰謀，甚至他們還宣傳蘇聯間諜曾攜帶一個秘密文件箱被准許離開美國。在這裏，顯然的，加拿大想鼓勵美國策劃一個同樣的間諜案。

不管加拿大總理金氏怎樣小題大做，藉此案中傷蘇聯，打擊蘇聯，可是他的如意算盤絕不會如願以償。那第一個打擊金氏的就是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十九日他在華盛頓的記者招待會上說

：製造原彈子的秘密知照仍為美國政府單獨的保
有，英國政府或加拿大政府從未獲得製造原彈子彈
的秘密，因此，這項秘密和加拿大目前所發生的
任何國際間諜陰謀都沒有關係，在美國並沒有加
拿大間諜案的枝節問題，也沒有美國公民或本國
任何人和這案有關，此外更沒有理由預料美國將
逮捕和這案有關的人物，當時他還說過這樣的話
：如果眞的如報告所說，蘇聯的間諜會被准許携
帶一個秘密文件箱離開美國，那麼，他本人是會

繼續解放



感到驚奇的。

而其更使得金氏的反蘇運動洩氣的，便是莫
斯科在二十日的廣播，即：蘇聯政府曾經得到關
於原子能和雷達的一點材料，那是加拿大人士自
動供給蘇聯的蘇聯使館的，但這些材料可以在
一本無線電雜誌或美國一本談原子能的小冊上看
到，並沒有什麼用途，蘇聯使館職員及蘇聯在加
人士和加拿大政府所指的間諜案毫無關係，加拿
大政府對加拿大人士自動提供材料之舉，認為威
脅加拿大的安全，殊屬滑稽。同時莫斯科廣播會

引用真理報的社論而不客氣的指出：金氏的宣佈
間諜陰謀，是為幫助那個聯合國大會中發表言論
致略英國於困難的貝文而發的，「那就是金氏偏
要在大會剛閉幕時來發表他的文告的眞正原因
」。

所以，像金氏的這種「笨拙的」反蘇宣傳，
這種違背加拿大民意的虛妄表現，經過蘇聯的揭
穿以後，不但對於貝文並沒有什麼幫助，就是對
於蘇聯也不能給以政治上的傷害，只有成爲一種
「轟動一時的大失敗」而已。

反蘇聲中的西歐集團

緊跟着加拿大的反蘇宣傳，合衆社曾在十七
日的邁阿密海灘電上發表了一個這樣的消息：「
許多人瞭解他們（貝爾納斯，杜魯門的顧問和邱
吉爾——引用者）的會談將涉及現在參議院討論
中的英國借款四萬萬美元美金問題，或者還可能談
判到英美軍事同盟，前曾據報，邱吉爾將於三月
五日在密蘇里的福爾頓演說中提出這項建議，藉
以孤立蘇聯。」這並不是偶然的。

合衆社的邁阿密海灘電既透露出邱吉爾在美
國活動的企圖，隔了一星期，美聯社的華盛頓電
又有這樣的報導：「私人所辦的『海陸軍公報』
著論說：英美兩國參謀長仍在華盛頓活躍工作，
英美軍事同盟一向是最有效的。」這又不是偶然
的。

僅僅根據這兩個電訊，我們就可以看出：在
加拿大所發動的反蘇運動的幕後，還有人在進行
組織一個反蘇的西歐集團。因此，英國保守黨麥
克米倫便不隱諱的說：列強間的關係是「極度的
甚至可慮的緊張」，戰時所有的英美蘇聯在事
實上已中止了。同時麥克米倫還提到了間諜案，

他認爲國際間各種疑慮的心情已造成一種糜爛的
氣氛，只要加上一個間諜案，就完成了一幅黑暗
的圖畫。

不過，我們在這里却要問一問：一個反蘇的
西歐集團會產生什麼結果呢？

無疑的，一個反蘇的西歐集團，一定會促成
另一個世界大戰，因此，美國福因州共和黨參議
員布魯斯特在十三日就提出了警告，他認爲英美
同盟排斥蘇聯的行動，「一定要走向戰爭的途徑
蘇」。而其猛烈反對西歐集團的就是前美駐蘇大
使戴維斯，他在二十日曾說：「蘇聯可能
發展成爲一個強大的孤立主義者，如果蘇聯人民
以爲世界上其他的國家由於政治，經濟，種族或
宗教等不同的意識觀念正在包圍蘇聯。而且蘇聯
將爲自衛而採取必要的策舉以反抗世界，正像其
他任何國家在同樣情形下也要如此去做一樣。」
這是美國一方面，即以英國而論，就是曾在
最近的聯合國安全理事會里認爲蘇聯排斥英國是
無的放矢的貝文，在二十二日也不能不對下議院
說：「有人說我們正在計劃和蘇聯戰爭，我並不
知道我們爲什麼要戰爭。」由此我們便可以看出
：在英國反對他計劃和蘇聯戰爭或組織一個走向
戰爭的反蘇集團的也大有人在。卑維布魯克爵士
主辦的「每日快報」說得對：「我們必須正視這
個平凡而鋼鐵般的事實，除非英國，蘇聯和美國
能完全協調的在一起工作，世界和平無法獲得保
障。」

然則麥克米倫所謂「極度的，甚至可慮的緊
張」究竟能不能消除呢？艾森豪威爾將軍曾以樂
觀的態度回答了我們：蘇聯和牠的盟邦之間的紛
歧，可能以容忍與和諧克服過來。

不要玩火

在加拿大發動了反蘇運動以後，我們固然不斷聽到了反蘇的叫聲，可是這樣的聲音，其實在聯合國大會閉會以後就已發生了。

國際間的反動派之在聯合國大會里發出反蘇的叫聲，其目的不但如佛林斯基所說，在以反蘇來「分裂聯合國的合作」，並且還在動搖蘇聯人民對於當局的信仰，而藉以影響蘇聯的大選。但是，他們失望了。當蘇聯大選的結果揭曉了以後，「真理報」告訴他們的是：「蘇聯最高蘇維埃選舉的結果，全國已登記的選民總數之百分之九十九點七參加了聯盟院和民族院的投票，一切當選的代表都是共產黨和非黨人民聯盟的候選人，這表示我們的代表受到全國一萬萬以上成年人的擁護。」一向為蘇聯人民所擁護的黨，政、軍領導者如斯大林，莫洛托夫，朱可夫，羅科索夫斯基，托爾布金，以及科學家瓦尼洛夫，工程師波波尼尼次維，科辛格拉金等人，在這次大選里都當選了。

自然，國際間的反動派甚至有想玩火的，可是斯大林在蘇聯紅軍第二十八週年紀念日又告訴了他們：「在短期內，我們必須醫治敵人給予我們的創傷，並恢復國內經濟在戰前的水平，以便在最短時間內，大大超過戰時的水平，提高人民的物質福利，更加提高蘇聯國家的軍事和經濟威力。在新條件上，必須警惕的保衛蘇聯人民和平而具有創造性的勞動，堅固的保衛蘇聯的國家利益，使我們祖國的邊疆成為敵人不能侵擾的堡壘。」並且斯大林還被任命為新成立的蘇聯軍事人民委員會委員長，兼全蘇陸海空軍最高統帥，以統一國防上的措施。反動派之因此而感到的失望

也是不言而喻的。

塔爾尼說：「蘇聯是和平的可靠支柱」，這不但意味著牠有保衛和平的決心，而且意味著牠有保衛和平的實力，一切想玩火反動派可以休矣。

佛朗哥政權的壽命是不長的了

保衛和平的蘇聯，特別注意國外法西斯的殘餘，自然，佛朗哥的西班牙也是牠所注意的之一。牠的報紙「紅艦隊」曾經說：「外國的進步輿論都主張，民主國家應和佛朗哥的西班牙斷絕關係，佛朗哥政權的壽命是不長的了」，這是語重心長的。

「紅艦隊」報所指的民主國家，第一個是法國，第二個是美國，而第三個則為英國。這三個國家對於西班牙的態度到現在還沒有完全一致，就在佛朗哥殺死西班牙共和黨員十人後也可以看出。

西班牙共和黨員的被殺，法國政府曾下令從三月一日起封鎖法國和西班牙的邊界，並聲明西班牙的目前局勢已成為「國際安全的危險」；同時法國人民則呼籲聯合國立刻和西班牙斷絕關係，要求牠們協助西班牙共和國政府推翻佛朗哥和他的政權。此外美國也參加了對佛朗哥政府的壓力。但英國的外交部發言人却說「任何人都沒有理由以為英國會和西班牙斷絕關係」，雖然他也強調英國痛恨佛朗哥，並希望能有一個為民衆擁護的一政府在西班牙出現。不過，英國職工聯盟大會的常務會議，為着響應最近在巴黎舉行的世界職工聯盟執行委員會的決議，曾決定敦促英國政府和西班牙絕交。

除去法英美而外，捷克及比利時人民也同情被殺的共和黨員而對佛朗哥提出抗議，捷克政府甚至還通過一個這樣的決議：「捷克政府向那些西班牙共和國政府的英勇戰士再度保證，為了捷克和他們休戚相關，為了捷克是一個共和國，牠要跟那些民主國家聯合起來，牠們堅決要求結束歐洲的法西斯恐怖和要求對西班牙獨裁者及其所有

「這是什麼意思，難道沒有前例麼？」



黨羽立刻給以德國納粹主義者和德國法西斯主義者同等的懲罰。——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而其更值得我們注意的，則為包括共和黨、社會黨、共產黨及西班牙總工會的西班牙民主同盟的建立，以「團結一切反法西斯的力量，並勝利地結束推翻佛朗哥政權和長槍會的鬥爭。」從西班牙內部和外部兩方面來看，「佛朗哥政權的壽命是不長的了」。

自從美國參議院通過聯合國憲章以後，華盛頓可算已同孤立主義正式宣了戰。但是，不管在白宮方面或國會方面，國際主義却還不能完全佔了上風，如去年十月廿七日杜魯門總統所提出的美國外交綱領十二項，就表明了華盛頓在合作政策和孤立政策上的矛盾，同時也表明了美國外交政策的動搖。美亞雜誌說：「美國沒有一個完整的外交政策，已使美國及其人民在世界各地（歐洲，中國和東南亞）遭受到非常大的損害。牠使前美駐華大使赫爾利這個人居然能以其個人的偏見，把我們的對華政策造成爲一種必然要引起蘇聯和英國對美國深深懷疑的形勢，至於新中國的人民更不消說了。這也使我們對東南亞的整個殖民地問題，保持一種鴉鳥式的縮頭態度。」這就是一個證明。

美英之問

張鐵生

美亞雜誌所提到的東南亞整個殖民地問題不但表現了美國外交政策上的矛盾，同時還表現了美國和英國的矛盾，因而美國一方面不時重申牠對自決宗旨的信心，一方面却始終不願對於殖民地人民獨立的希望有所表示，一方面仍然把租借配備經濟英法及法荷，使三國能用以粉碎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運動，一方面又暗示反對三國在東南亞的行動，而要求取消用以攻擊民族解放運動者的一切美國配備上的標誌。

我們不但在東南亞可以看出美英的矛盾，就在中東也可以看出牠們的矛盾。美亞雜誌除東南亞外之又想把牠的勢力擴展到中東，這使得英國雖然却又增加了一個更強大的敵人。不管在巴力斯坦，在塞巴嫩，在伊朗，都會反映出美英利益的衝突。甚至美國還想伸足於土耳其。因此，從東南亞經過印度洋到中東，大英帝國不但遭了殖民地和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衝突，同時還遭了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衝突。即以太平洋而論，美英的矛盾並不是沒有，如美國在太平洋上所計劃的防衛系統，就包括有英屬的島嶼，但英國是沒有出讓的可能，而美國之一方面表示在世界上排斥區域的觀念，一方面強調太平洋上有軍事價值的島嶼必須由美國保留，這又顯出了牠的外交政策的動搖。

美英的基本矛盾，與其說是政治的，毋寧說是經濟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曾使得美國產生了獨霸世界的野心，換句話說，美國想把牠的市場推廣到整個的世界。而美國外交政策的根源，也潛伏在牠的國際貿易政策里。如美國助理國務卿萊敦所說，美國國際貿易政策，重在降低或消除各國的關稅壁壘和貿易上的歧視，並且建立穩定的國際匯兌關係，以增進國際貿易，爲着達到這個目的，美國就需要國際間的協調和合作，否則各國都要努力於限制貿易，而美國也將喪失由擴大貿易而生的繁榮了。不過，需要國際間協調和合作的美國，牠的經濟利益在實際上却和英國發生了尖銳的衝突，而且衝突的範圍還擴大到世界上的任何一個角落，儘管美國及英國盡力想避免雙方的衝突，可是牠們的矛盾並沒有因此而減。

爲着使英國取消關稅壁壘和匯兌統制，美國曾在去年和牠締結了貸款協定，而允許貸給牠四十四億元美金。可是在美國國會里反對批准這個協定的却大有人在，他們不是認爲英國會藉此抑制美國輸出的市場，就是認爲英國在貿易政策上的讓步不夠，跟着英國駐美大使哈里法克斯之聲明英國借款的目的，不僅在擴大英國購買美國貨物的能力，而且在使整個歐洲的經濟機能靈活轉動，以及英國財政部長沙狄之表示美國若拒絕英國所提出的貸款要求，則英國就不得不「立刻退出一布里斯森林協定以及其他世界經濟合作的計劃，便又顯出了美英在貸款問題上的勾心鬥角。

經濟關係一定要影響到政治關係，美英也不是例外。美國的對英貸款，從經濟上看來固在強迫英國取消種種關於經濟管制的界限，而接受美國的條件，從政治上看來也在加強英國依賴美國的因素，使英國的外交政策唯美國的馬首是瞻。英國著名的「經濟學者」週刊說：在莫斯科三國外長會議里，關於巴爾幹及原子彈的各種問題，美國或進或退，英國則亦步亦趨。就是一個例子。因此，這個週刊跟着便向美國訴苦道：英國雖支持美國，但是所得的很少，遠東勢力的劃分，有利於美國，可是到了英國休戚相關的中東問題在聯合國大會里提出討論時，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却回國去了。這個週刊所提出的要求是，如果美國認爲英國是牠的有力的合作者，就不能坐視英國在世界上的地位日漸衰弱。毋庸諱言的，自從貝爾納斯拜訪過莫斯科以後，美英關係已有了明顯的變化，如貝爾納斯和杜魯門的表示，可以證明他們在三國外長會議以前

國民黨二會全會與和平民主

陳此生

政治協商會議之開成以
至該會議之相當收穫，是中國對時代大舉。已往的國民黨中央全會，所應付者是一黨專政底國事，所決定者是一黨專政底政策；三月一日召開的二中全會，所應付者是各黨派共同負責底國事，所決定者是各黨派合作底政策。因而，舉行在政治協商會議以後的二中全會，也是有對時代底意義的。

國民黨由於中山先生之正確領導，由於許多志士仁人之犧牲奮鬥，由於在反滿清和反北洋軍閥兩大戰鬥中立了大功德，一言以蔽之，由於有幾十年光榮底革命歷史，到今天仍存在着不可輕視底力量。如果把這力量依舊用在革命方面，用來支持和平與民主，必可以使和平永遠鞏固，必可以使民主迅速實現。反轉來說，倘若國民黨仍被操縱於獨裁派的手上，這力量就不可能用來支持和平民主，却很可能被用於反和平反民主方面。國人要求足以保障安居樂業的和平民主，同時亦認清國家元氣不能再予摧殘，因而盼望國民黨恢復其過去的革命精神是異常懇切的。

毋庸諱言，今天的國民黨存在着兩派。其中一派要真正地實行三民主義，要結束一黨專政的局面，要和各黨各派合作，共負建國的責任；這一派，不妨名之曰民主派。另一派則主張保持獨

經濟危機的深刻化

一之

抗戰結束之後，由於政府根本沒有正確的經濟政策，由於惡性通貨膨脹之繼續與擴大，由於牧復區接收工作之一團糟，接受過來的工廠，關門的關門，停頓的停頓；再加以上行下效，變本加厲的貪污腐化作風，結果造成了今天大後方與牧復區的物價飛漲，工潮澎湃，餓殍載道，民不聊生的局面。我們早就料到這種局面演變的結果，會有國難經濟瀕於總崩潰的一天。最近上海工潮之澎湃與投機市場的瘋狂，可以說是經濟崩潰的一個信號。以物價來說，現在無論是大後方的重慶昆明，或是牧復區的北平上海，物價非但已經高過了初投降時（當勝利消息初宣佈時，各地物價無不慘跌），而且早已超過了勝利前夕之最高峯，在牧復區，現在法幣定價的價格甚至已超過了從前舊幣的定價。上海的米價在今年一月初尚不過七千元，二月初漲為一萬元，最近竟漲到三萬多元，較一月間已漲高四倍以上。天津食糧當一月上旬尚不過戰前之一千九百餘元，一月下旬便上漲為戰前之二千八百餘元，但最漲得利害的還算廣州了，廣州米價當去年十二月不到一萬元，一月為一萬多元，二月底一度上漲為三萬五千元，計在最近半個月之內便上升了三倍。物價——特別是米價，這樣的飛漲，自然造成了到處餓死人的現象，這種災況在國民黨統治的區域已經普遍地形成，例如據路透社報導鄂豫豫四省，已發生歷史上最嚴重之飢荒，四省現受滅亡之威脅，湘鄂兩省，尤為嚴重，該地每日死亡數千人，草樹皆皮，俱已挖食殆盡。廣州也每天餓死數十人，北平甚至大學教授也因不堪生活壓迫而自殺。（見二十五日中央社北平電）在上海就爆發了空前廣大的工潮，從法商水電工友罷工起，到最近電報局，印刷工人的罷工，甚至連素以待遇優厚見稱的海關職工也一度怠工。這些工潮發生的原因，一句話說是由於物價飛漲，無法維持他們最低限度的生活。這種工潮多與政治背景無關，單純是由於生活問題。然而工潮如不能妥為處理，誰也不能保證不發生其他的問題。我們可以指出，我國的工潮與美國的工潮性質根本不同，美國的工潮是由於戰爭結束後，軍火工業復原，生產過剩，失業工人無法安插，我們的工潮則由於生產不足，被接受過來的工廠生產停頓，通貨惡性膨脹，原有的工廠不能繼續再生產，因此有的工人失業，有的無法維持生活。以上海來說，除工潮之外，失業的工人據估計約在一百萬人以上。這種工潮與大批工人的失業正說明了當前中國經濟問題的嚴重。

與澎湃的工潮相競賽的則為投機市場的白熱化，因為外匯匯率的通漲未能公佈，金融市場的投機達到了瘋狂的高潮。在香港二月十一日投機家竟偽造了美聯社的電報，煽動了各報館的編輯

觀的本質，要政權操縱在他們少數人手中，要各黨各派做臣妾，要全國人民做奴隸；這一派，不但不叫它作獨裁派。這兩派在鬥爭中，對於「政治協商會議」的態度完全相反，便是兩派鬥爭的事實。例如獨裁派大罵大鬧，說政協會議的成功是國民黨的失敗，說國民政府改組是國民黨完了；而民主派領袖孫科則說：「政協會恰恰是國民黨的一個大成功，國民黨在即將改組的國府委員會中把議席的半數讓給其他黨派，因而為中國贏得和平與團結，並且開拓了走向國家民主建設的道路。這原是國民黨一貫的目的。」又如獨裁派發動搶白堂的搗亂，發動毆打郭沫若、李公樸和施復亮諸先生，發動搗毀中共機關報新華日報和民主同盟機關報民主報……這一串舉動，無非想使政治協商會議的成就歸於無效，藉以延長其昏天黑地統治；而民主派領袖孫科則說：「這種行為是污辱國民黨，破壞國府信用，破壞蔣主席之領導」。他並堅決地說：「中國必須實現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政協的決議一定能夠實現的。」事實上存在着兩派，既如上述。這兩派的構成怎樣？其力量如何？

民主派：一，一部份老同志，他們受中山先生的影響很深，認真要實現三民主義的。例如孫科、宋慶齡、何香凝、李濟深……等等。二，自由主義者，贊同英美議會政治的。例如宋子文、王寵惠等。三，明辨是非，有正義感的人士。例如馮玉祥等。

獨裁派：封建本質的某某團和法西斯本質的某某社，是這派的兩大支柱；而所有這些軍人，貪官污吏，都會歸屬於這一派的。因為二十年來，這一堆人憑藉其武力和政權，把全國財富據為己有，把全國人民視同奴隸，做慣了毫無顧忌的

，登出了這樣的消息：「中國財政部本日下午公開宣佈，法幣之對外匯率已正式規定，為國幣二千元合美金一元。」這一消息像一個原子彈似的震動了全港的金銀市場，當天國幣匯兌就跌了四子，國幣狂瀉，美鈔與黃金都紛紛而上。等到美聯社發表此事，發表正式聲明，謂「該國對未接獲及分發此項消息」，國幣市況雖然一時回昇，然而自經這次虛驚以後，滬市每漲愈下。到現在期貨已達三元以下（即國幣每千元合港幣數）在這半個月之內下跌了百分之三十以上，為抗戰勝利後之空前的紀錄。

投機的白熱化，以上海市場達到了最高峯，上海黃金與美鈔的漲價領導了全國各地黃金與美鈔的漲價。上海不僅是投機家的樂園，也是謠言的出處所。過去美鈔與黃金的比例，大約為十兩黃金易美鈔六百元，至二月九日竟漲為七百三十元。為什麼呢？因為市場謠傳美鈔貶值，連紐約的華爾街也沒有知道的消息，而中國的投機家竟得風氣之先，製造出來，也其所開花樓翻新了。廣州的金價也狂漲，二月二十三日金價早市已突破十八萬，下午再升十九萬一千五百元，美鈔破二千元大關，港幣起至三六五元，每一價格都開了新紀錄。

上海的漲風，是自舊曆年開後開始的，至二月初旬以後變本加厲，二月十二日上海美鈔開盤，由一千七百四十元升至下午的一八七〇元，十三日更尖出二千元關，十四日開盤，黃金美鈔，漲風更熾，十兩金條一百六十萬元。美金漲至二千另四十元。華洋貨漲風之烈，較黃金更勝一籌，所有投機性的貨物，相率上騰，銳不可當。波瀾險惡，得未曾有。財政部京滬區金融特派員以上海投機熾烈，乃於十五日派員至投機市場的大本營「證券大樓」澈查，並佈告禁止美鈔證券黃金之黑市交易，「證券大樓」既告封鎖，操業者亦停止活動，然始末暗中仍有活動，美鈔證券價值亦步亦趨。而且投機市場之禁止，亦不過一種治標辦法，根本原因仍在於生產停頓，游資過多，在通貨繼續膨脹下，一切增發的鈔票，都變成了游資，泛濫於市場，與風作浪，為非作祟，若生產沒有辦法，游資不能納入正軌，則它們不在證券黃金外匯市場搗亂，也必會轉移其目標於一般物資之囤積，老百姓更無喘息的機會了。

工潮與投機從表面上看來，好似風馬牛不相及，而其實這是中國經濟崩潰的兩個橫斷面，由於惡性通貨膨脹之繼續與擴大，造成了物價空前的飛漲，由於政府經濟政策與財政政策的錯誤，造成了大後方與收復區生產普遍的停頓，再由於政治之貪污黑暗，造成了財富集中到最少數壟斷階級利財的貪官污吏手中，於是一方面是物價飛漲，工廠關門，工人失業，人民大眾都在飢餓線上掙扎；另一方面則是游資充斥，有鉅量法幣在手的人，在投機市場操縱壟斷，與風作浪，造成投機市場的白熱化，所以工潮與投機，雖然沒有直接的聯繫，然而這因是同一的，這說明了中國經濟發展到現階段，他的危機已經由潛伏到表面化了，它已經絕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方法所能補救，而必須有根本的改革才行。

政府對於處理工潮的辦法，到現在為止，還是脫不了高壓的方式，譬如當上海電力公司的工人罷工時，政府與資方勾結起來，雇用特務份子毆打工人，並且拘捕工人的代表，到以後又以保

事件，過慣了腐敗淫逸的生活，無論如何不願意人民起來過問政治、受人民之監督。

同時我們不要忘記：在抗戰八年間，有若干要人和敵偽勾勾搭搭，而這些人就是國民黨內反對民主，加緊磨練的分子；日本投降以後，據何應欽說，南京偽組織的若干大員，久已為抗戰份「地下工作」的了；「忠義軍」啊，「地下軍」啊，「偽軍」啊，究竟是一是二，國人弄不清楚；「吳開先」之類，究竟是重慶方面的「中委」，抑或是南京方面的「中委」，國人也茫然。因而我們有理由斷定，所有過去親軸心的分子，敵偽殘餘，都可能和國民黨的獨裁派結合起來，作反抗潮流的勇士，同時是作翻身的掙扎。

國民黨的獨裁派一方面在黨內和在政府內居要津，握實權，另一方面有這種「餘孽」壯其聲勢，當然未可忽視。然而，民主派是國民黨的正宗，他們所要求者，正是過去數十年國民黨人從事革命之一貫目的，因而歷史累積下來的深厚的基礎，堅實的力量，是屬於他們的。其次，傾向和平民主的其它黨派，傾向和平民主的全國人民，無不支持他們，和他們結成一條陣線。再其次，和平民主不獨是全中國人的傾向，同時是全世界的主流，任何勢力都反抗不了，擋它不住。故民主派之必然勝利，必然昌盛，獨裁派之必然失敗，必然滅亡，是大勢已定，無可變更的事。

亦毋庸諱言，在政治協商會議結束後召開的國民黨二中全会，是民主派和獨裁派鬥爭的場所，其結果如何，是直接地強烈地影響於中國前途的。民主派勝利，則中國之和平民主獲得堅固保障，凡百建設都可以開始，倘若獨裁派勝利，中國的和平民主就大受打擊，陷入黑暗混亂的局面。因而國民黨二中全会實在是國家安危所繫。

證即日復工，並且不得再有意工或罷工行為為條件，釋放被捕代表。他們從來沒有從根本上改善工人待遇的過，使停頓的工廠開工，以及平抑物價的種種種種的方面着想，從根本上消弭工潮的發生，這種法西斯的高壓政策，當然是不會收效的。最近上海工潮之繼續澎湃發展，不就是政府處理工潮失敗的明證嗎？

至於政府處理金融投機的辦法，也是治標多於治本的，譬如財政部派區區財政金融特派員於二月十五日派員會同警察至投機市場的大本營「證券大樓」查封，並檢查前後門進出人員，禁止客戶入內交易，同時派員十名分為五組，對大樓內各字號查閱帳目，並詢問其往來行莊。是日證券大樓交易完全停止，但是上海的投機不是因為證券大樓的封閉而停止了嗎？當然不是。無論外匯給赤，還是繼續有黑市，而且有一部份的游資，由於外匯證券投機的停止，乃移轉目標於日用品。財政金融特派員辦事處負責人，曾經對上海記者說：「最近上海黃金美鈔之狂漲，顯為有力投機集團從中操縱」。試問所謂有力投機集團究竟是誰呢？還不是那些在收復區發財的財官亦商亦的巨官滑吏！在「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一貫作風下，這種取締投機的辦法，收效如何，實在是不難想像的。最近為了統制外匯市場，宋院長子文在國防最高委員會提出開放外匯市場案，將現行官價外匯匯率，予以廢止，並規定中央銀行應酌酌市面情形，並依原供水，隨時供給或收買外匯，以資調節而防止過度之波動，他的辦法是對分進口貨為三類：甲、工業及民生需要物品，人民不必請求政府許可，得隨時購辦輸入。乙、申請許可後，得輸入之物品，如菸草、火油、汽車、毛織、絲織品等。丙、若不准輸入之奢侈品。凡進口商人，請求購買外匯者，須證明確係輸入甲乙兩類貨品之用，中央銀行始予供給。同時出口外匯，也必須售給政府所指定之銀行。政府並撥出美金五億元作為法幣準備金，並由中央銀行於現有外匯中，劃出相當數量作為基金，作隨時平準市場之用，這樣一來，今後外匯市場的波動也許暫時安定下來，對外貿易也可能逐漸恢復。不過，這對整個的經濟危機，並不算解決，外匯投機只不過當面經濟危機一個表現面。外匯匯率沒有規定，是促成這種投機更瘋狂化一個次要的而不是主要的原因。更主要的，還是在游資的沒有出路，與生產事業的停頓，如果，通貨還是繼續不斷的增發，工廠繼續的關門，那末游資在外匯市場上找不到出路，它也必然會狼奔豕突橫橫決決，在囤積日用品上顯其身手。所以，如果整個的經濟政策和財政政策不改變，如果惡性通貨膨脹不能停止，如果中國的民主政治不能真正實現，如果貪污腐化，官吏經商的作風不能根絕，那末，當前的經濟危機是絕不可能挽救的，這種危機只會一天的加深擴大，人民的生活只會一天的惡化，不要說中國戰後工業化根本談不到，甚至國民經濟有整個崩潰的可能，這是明若觀火的事實，實在不必研究經濟的人也看得出的。

這兩派的勝利或失敗，以什麼作標準？如果二中全会的結果，是支持政治協商會議的成果的，是要實現政協會的一切決議的，那就是民主派的勝利。倘若否定政協的決議，或者減損其民主的成果，那便是獨裁派的勝利。

全中國人民，爲着愛護國家的元氣，爲着需要安居樂業，爲着爭取民國之民應有的自由權利，爲着不願意再受外國人的輕視，毫無疑問是渴望民主派獲得勝利的，並且要盡其可能以支持民主派。

爲國民黨本身着想，也只有民主派獲得勝利，才可以繼續發展，才可以保持其第一大政黨的資格，才可以領導國人。如果獨裁派勝利，則國民黨會成爲違反世界潮流違反全國人心的集團，會成爲危害國家破壞民主的集團。上面說過，和平民主是世界的潮流，任何勢力也擋它不住。那末，在獨裁派操縱下的反動集團，不但不能昌盛，而且必然被淘汰。

故全國人民，各黨各派，國民黨賢明之士，必須努力爭取民主派的勝利。

中國經百年的政治腐敗，所以國土最大人民最多而仍爲弱國，不能成爲富強強烈的國家，現在抗戰勝利，中國走到富強強烈的初階，當前的國策，就是和平，因爲現在中國備有的富強的機會，今後要真正富強，必須完成建國的任務，那末就必先求得和平。所謂和平者，就是用和平的方法，解決國內一切不合理的現象之謂。

孫院長在香港僑胞公宴席上談話

反蘇戰爭的幻覺

慕思

在一片反蘇的叫囂和示威聲中，第三次世界大戰即將爆發的「預言」，在那些死硬派的報紙中都可以看到。這決不是偶然，兩件事有聯帶的關係。

中國的死硬派之所以悍然發動大規模的反蘇運動，首先是因爲生怕政協會議的決議底實施以及中國和平，民主和團結的實現，會剝奪了他們享受已久的殺人放血的專有的權利，故企圖以反蘇來反共，並發動起排外運動來轉移國人的目標，使他們得儘情破壞政協會議的成果，保持獨裁的政制。同時，他們顯然圖以他們所杜撰出來的中傷蘇聯的謠言，破壞四強的團結，特別是美蘇的團結，使美國爲着應付蘇聯的緣故，敵視中國共產黨和其他民主力量，而讓獨裁派在反蘇的旗幟下獨裁下去。他們故意使中蘇的非正式談判在里雲霧中，好加深美國對蘇聯的嫉忌。

不過，死硬派打這樣的主意，是帶有投機冒險的性質的。在他們的眼中的國際形勢是有利於他們這種陰謀，是他們進行這種陰謀的千載一時的機會。真的，他們認爲英美等西方國家與蘇聯的矛盾，已達到了新的頂點，因而以反蘇爲內戰的第三次大戰，纔不是一觸即發，也是不遠的將來的事。早在政協會議之前，他們對於反蘇戰爭已存有幻想，到了最近，一部份反對縮編軍隊的高級將領，即以「當此第三次世界大戰正在醞釀之時」爲詞。他們不惜以東北問題爲爆發大戰的導火線，化東北爲反蘇戰爭的戰場（所謂「在白山黑水之間」決戰），在誓死以「武力收回東北」的口號之下，使中國成爲反蘇戰爭的戰場。

死硬派對於國際情勢這種估計，誠然是一種幻想，但並不是沒有一些影子。我們不否認，由去年十月倫敦五外長會議的失敗到最近，除了莫斯科三外長會議的一段時期之外，英美與蘇聯間的分歧是相當的顯著，而西方國家中的法西斯餘孽，反動份子更加緊地鼓吹和準備反蘇聯的戰爭，而這種活動自然或多或少地影響到各自國家的對蘇的政策。

倫敦五外長會議的僵化，本就是英美與蘇聯對巴爾幹和遠東問題的意見爭持不下以及英美企圖孤立蘇聯的結果。在會議的前後，煽動反蘇戰爭的論調已相當的披猖。或大膽地說：「當大不列顛和美國聯合起來防禦他們共同的生活方法和文化傳統的時候，戰爭很快就會產生了。」（英國統計月刊）；或主要由美國組織一個秘密的軍事同盟，而把蘇聯除外（英國觀察者）；或提倡組織「西歐集團」連德國以至西班牙都拉進頭去，以「對付來自東方的敵人」（許多英美法的保守政治家他們的報紙）；或更隱晦說，原子彈發明後，蘇聯馬上降爲二等強國，她只是一個「泥足的巨人」（英「觀察者」週刊），不要錯過打垮蘇聯的機會。

反蘇的迷霧是從那裡來的？

黃藥眠

第二次世界大戰才告結束，第三次世界大戰的謠言又在到處傳佈，國際間充滿着反蘇的陰謀。

在不久以前伊朗的阿塞爾拜然的事件，曾有不少的反蘇家專為聒噪不休，而最近的加拿大的間諜案，中國的東北問題，更有不少人在無中生有，把一切罪惡都同莫斯科拋去。

其實，從法西斯屈服的第二天起，就有不少的死硬份子在那裡佈置着反蘇的活動。爲了這，所以德國的納粹武裝，始終還有一部分被保留，第二波蘭軍團始終還被保留在義北，而反動的佛蘭哥政權也始終還能在歐洲巍然獨存。

兩告閉幕的倫敦聯合國會議雖然在一般原則上不無多少成就，獲得了相當的調協，然而有許多問題，還沒有解決，主要的列強，還在誤會之間踴躍，倒也是事實。

所以保守黨的麥米倫在議會裏大發雷霆着「蘇聯的外交政策好像正長集中於對英國在地中海和中東的已存利益以壓力。」法國的蒙明報更帶有挑撥的口氣說：「的罷課，達拉威夫的爆炸」

於美國的死硬派的反蘇戰爭的鼓吹和準備，前不多時羅倫斯在「美國新聞」上這樣的指出：美國現正開始「採取一種觀點，認爲美國必須擁有強大的海陸空軍。爲什麼？要打德國還是打日本？但我們想這兩個國家都已失去它們潛在的侵襲力量。是打英國麼？自然，美國並不是武裝起來對付英國的。打蘇聯嗎？美國有些人這樣公開地說，另有些人則私下裡說。」

倫敦三外長會議，曾澄清了不少國際間的暗雲，解決了英美蘇間一些爭執，和重新鞏固了三大強國的合作。然而，正因爲三國外長會議成功之故，英美的反動派便加緊他們的破壞三國團結的陰謀和活動。英國的頑固分子硬說莫斯科會議犧牲了英國而成全了美國和蘇聯，而美國一部份人也認爲美國對於蘇聯讓步太大。在這樣的逆流和暗流的衝擊之下，聯合國大會便起了一些波瀾。因蘇聯代表維辛斯基指責英軍留駐希臘危害和平，貝文外相竟拍起桌子，不分青紅皂白地「擊共產黨的「反英」宣傳。這自使那些以反布爾維克爲職業的論客們更振振有詞。加拿大政府對於所謂「原子能間諜案」的小題大做，一時間使人發生「第三次大戰前夜」的錯覺。在美國，蘇聯在朝鮮佔領區北部的措施本已成爲反動分子的集矢之的，雅爾達會議關於千島讓與蘇聯的種種協定之發表，更引起這一派人的攻擊。於是，美國除了保持強大的海軍力量，準備在北大西洋舉行海軍演習之外，還保留相當數量海軍陸戰隊於華北，以防中國「爲外國軍隊佔領」，並有組織助中國獨立海軍和海岸基地，俾作爲未來戰爭的前哨。特別可注意的，就是在主張「西歐集團」的戴高樂下台之後，組織「英美聯盟」的策動，似更趨積極。外間揣測邱吉爾訪美，是與策動這種組織有關，不無蛛絲馬跡可尋，至少我們聽到英國駐美大使哈里斯法克斯談英美密切合作的論調。由於英美反蘇活動的露骨，連阿根廷的法西斯首領裴倫也認爲反蘇的英美集團將要形成，阿根廷可以參加進去。

對於西方民主國家這種反蘇運動，蘇聯是察知而且具有高度的警覺性的。例如莫洛托夫在就選演說中證實「企圖製造第三次世界大戰之危險黨徒」。他指出若干非共產主義的國家正在鼓勵此種組織，列城共產黨領袖日丹諾夫的演說也說：「現在有一種不友誼的運動陰謀破壞蘇聯。」爲甚麼在這時候，國際反蘇的逆流這樣的滔滔呢？關於這，蘇作家蘇科羅夫在「國際合作與其敵人」(十一月十五日「新時代」半月刊)一文中有這樣的觀察：

「一方面某些反動派想用對外冒險的政策來解決目前國內的困難，在那些惡名昭著的帝國主義者中間，自然有些人歡迎再來一次戰爭，藉以避絕解決和平時期複雜問題——失業，市場等。爲了逃避一些頭疼的問題，例如印度的局勢，越南和印度尼西亞民族解放運動，敘利亞的衝突，巴力斯坦問題，希臘的可悲的悲劇，西班牙，阿比西尼亞等等的局勢，這一條路也像是對他們有吸引力的出路。」這種觀察是對的。恰與東北問題的發展同時，美國工潮還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東方一帶，除了仍沒有解決徵象的印尼和越南問題以外，埃及，印度，馬來亞各地又掀起等立乎自由的浪潮。爲着逃避這些問題，好幾分子，自加緊作戰爭的鼓吹。同時，他們認爲東方

爾各答的騷動，這些事件，都必須從直接的原因以外去找尋，我們不能不看出，正是同一個導演者在同一個時間，在所有聯合王國的旗幟飛揚的地方，煽動着武裝的叛變。

在美國輿論中，同樣的我們亦不難找到許多反蘇的論調。美國全國產業家協會二月二十四日的新聞就直截了當的說：對所有在俄國「勢力範圍」下的各國，不能夠獲得借款。二十二日的新聞週報，則又在懷疑，蘇聯代表和阿拉伯首領的會議，「恐怕俄國會在巴勒斯坦採取反猶的態度」，美國代表銀行街的政論家李普曼，對於中國的東北問題，亦故意強調蘇聯的關係。他說：中國之東北問題，實為測驗美蘇合作之程度，以及全球作強權及勢力競爭之厄運之各項問題之一。又二月十七日星期報記者說，「蘇聯聯合國首席代表維辛斯基正與義大利外交代表卡爾丁尼伯特爾密會談，擬分辦義大利與西歐集團的關係，擴大蘇聯在地中海的擴大潛力」。

最有趣的是澳洲首相休士二月二十二日在自由黨的會議中，一方面說，英美蘇要合作，但一方面又說：「沒有任何人在陰謀反對俄國，但在這裡以及其他每個地方都有俄國間諜在破壞這種友誼……」

照這樣說來，俄國侵畧的陰影，似乎正是在每一個角落徘徊。

尤其帶有神秘意味的，是邱吉爾先生直到現在還在佛羅里達州的邁阿密度假。據說邱吉爾先生此行與英美借款有關，與英美軍事同盟有關。原來美國對英的貸款是以英國開放牠的殖民地來做主要的交換條件的，現在把借款和軍事同盟放在一起來看的時候，豈不是意味深長了麼？

中國的死硬派藉口東北問題放出一聯串的中傷蘇聯的謠言以後，英美的反蘇報紙便擴大對蘇聯的攻勢。反動報紙如哈斯特系報紙，反蘇專家如鮑威爾（前密勒十評論報主筆），對蘇大肆狂吠，與中國的反蘇的狂妄行動互相呼應。

這一切造成和加強了反蘇戰爭無可免，以至可能在東北爆發的幻覺。

可是，我們可以肯定地說一句，這些幻覺還是幻覺而已。

不管法西斯餘孽，英國的死硬派，美國的孤立主義者怎樣挑撥西方強國與蘇聯的關係，國際合作仍然是國際的主流，不管這些人怎樣鼓吹反蘇戰爭，各主要國家的政府和人民一般地還是不願戰爭，要保持和平。在美國一片反蘇聲中，我們也聽到了參議員不避斥責企圖以反蘇宣傳煽動世界和平的嚴正的話（二月五日），另一參議員布魯斯特所說的排斥蘇聯行動必然走向戰爭的警告。參議員倍波爾更引述史達林所稱蘇人不願作戰，使美不可能的談話，以強調對蘇維持友誼關係的必要。在英國，即使代表保守勢力的報紙如「每日快報」也不能不強調三強合作對世界和平維持的重要，而促使工黨政府改善對蘇關係。特別可注意的是艾森豪威爾和蘭美駐蘇大使戴維斯的談話。艾帥明智地指出，蘇聯和牠的盟邦之間的紛歧，可能用容忍與和諧克服過來。「戴維斯除了指摘英美加不應拒絕把有關原子彈的情報供給蘇聯之外，還對於結成「西方集團」一事猛烈反對。

事實上，目前英美等國家在勢是不容許發動任何大規模的戰爭的，他們的政府當局對於國際合作的信心也仍存在。因此，在清醒的輿論督促之下，英美的外交當局，也不能不重申三強合作的必要。貝文外相在最近的下院辯論中否認正在策劃反蘇戰爭，強調英蘇友誼是一個例子。在遠東委員會上，貝爾納斯國務卿指出：盟國如果要「根絕將來可能發生戰爭的根源，就必須保持行動上和目的上的同樣團結，這種團結會使我們戰勝敵人」這又是一例。經過蘇聯的「責之下，起初把原子間諜案小題大做的加拿大當局，也想大事化小，小事化無。這實在是大掃中國和國際間做反蘇戰爭夢的人們的興。貝爾納斯暗斥中國的反蘇言動，是足以危害四強合作的「沒有頭腦」的行為，更是給中國的死硬派當頭一棒。反蘇論客雖然還在叫囂，但東北問題的真相現已逐漸明瞭，中國死硬派的掩眼法失了效。他們所企圖造成反蘇戰爭爆發在瀕的幻覺，自然更站不住腳了。

（二月廿八日）

我過去曾訪問英法朝野，他們對於蘇聯有了成見，不懂蘇聯國情，故錯誤甚多，法國本來與蘇聯盟，因為不瞭解蘇聯，輕視蘇聯，對蘇估計錯誤，卒至一度滅亡了德國也是一樣，他以為用二百萬軍隊，在半年內就可滅蘇，亦卒至亡國。對蘇不瞭解甚至犯了錯誤，就有這種結果。

孫院長在香港僑胞公宴席上談話

是的，癡癡病者，和反蘇的陰謀家正在到處去佈置反蘇的迷霧。這迷霧雖然不能改變歷史所要運進的道路，可是這迷霧却能使到一些沒有經驗的人感到迷惘與惶惑。所以今天把反蘇陰謀的主動者，和他們的動機是什麼，剖露出來是有益的。

究竟是那些人策動着反蘇的陰謀呢？

很明顯的，正是那希特勒徒子徒孫們在做着這種愚弄事業，他們在戰爭中是失敗了，他們吃了蘇聯的虧，他們哪裏復，所以他們不憚煩地取從雞蛋上找尋最微小的縫隙投尋聯合國間任何不調協的分歧，來做他們挑撥離間的宣傳，他們夢想着只要反蘇戰爭一爆發，他們就會以反蘇先鋒的姿態，復活起來。一石三鳥，所以他們將戈倍爾的老調不斷重彈。

很明顯的，正是那些失去了權力，地位，和金錢的東歐的王公，貴族，地主將軍在做這種愚弄的事業。他們不怨恨希特勒的使事使他們失去了一切光榮，他們不怨恨希特勒的優秀民族的氣勢凌人，他們所切齒不滿的是，為什麼希特勒失敗以後，這些老百姓不歡迎他回去做王公，大臣，貴族，將軍，因為不滿意於老百姓，所以也就讓那些與老百姓為敵的法西斯的餘孽同情起來。他們把莫斯科看成爲他們的一切不幸的源泉。

很明顯的正是那些獨占資本家在做着這種愚弄的事業。他們怨恨，他們把法西斯強國打垮了，可又不能把法西斯國家佔領下的市場全部抓在手中，他們悲歎市場的狹窄，原料的有限，和工人的跋扈。他們痛恨殖民地人民的騷動，和一般民主勢力的高漲，因為他們認爲所有這些災難都和蘇聯的存在有着關聯，所以他們由對內的不滿轉化成對外的仇視。

正是那些依附於獨占資本的殖民地的腐化勢力在做着這種不進事業。這些少數的腐爛頭份子，自己不能進步，不能爲人民謀利益，整天都在惶恐着別人要推翻他們的統治。所以他們不能不依附於外國的獨占資本，企圖藉他們的力量來削平內亂。爲了這個緣故所以他們不利於英美蘇的團結，而利於英美蘇的分裂，他們整天所希望的，是一天反蘇戰爭爆發，他們也就可以依附在外國獨占資本勢力之上去做反共的英雄。

是的，正是這些少數的人在興風作浪，造成了國際間的陰謀。

爲什麼在最近以來，這個以蘇的動特別活躍？我想這有兩個契機：

第一是由於資本主義社會制度內部表現着深刻的危機。如果第一次大戰以後，經過短期的混亂就來了一個戰後的繁榮，那麼這一戰後的繁榮似乎還是十分的渺茫。一方面是資本的有機構成無比地加高工人的生產率增加，另一方面則又是國際國內市場異常地縮小，於是資本家在埋怨商品沒有出路，工人在埋怨有力無處使用。今天澎湃在美國的工潮，正是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矛盾的表現。這一個客觀形勢一方面固然迫使着廣大的人民去追尋新的改良的道路，可是同時另一方面也迫使着獨占巨頭企圖用武力去開拓世界市場，用強大的金融壓力去控制落後的國家的人民，而在國內則用獨裁的方法鎮壓人民。這就是循着希特勒的老路。由於這一矛盾的對立，所以從資本社會的金字塔的尖端製造出了反蘇的陰謀。

第二是由於殖民地人民的覺醒和反抗。經過了這一次反法西斯的戰爭，殖民地的人民或則是於淪陷敵手。以後從事於殘酷的戰鬥，或則處在戰綫的後方從事於生產。他們在反法西斯的戰爭

中顯然有着不可磨滅的功績。所以在舊金山聯合開大會憲章中，曾決定有無膚色宗教的歧視，和每個國家的人民有選擇其政府形式的自由的決定。可是有些宗主國家少數不明大勢的政治家，直對現在還是狹於過去統治習慣，不願根據新的形勢作必要的改良與改革，照舊是有種族的歧視，照舊是不允許殖民地的人民有高度的民主與自由。這樣一來，就引起了殖民地人民的反抗，而反抗又立即召來了他們對於蘇聯的疑懼。以爲一切殖民地的反抗運動中，都有蘇聯在作祟。

這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嗎？這些政治家們，自己不願用進步的方法，去解決當前的問題，而在事情鬧了起來以後，却又在怪怨別人在那裏陰謀。試問如果本身存在着許多不合理，人民的反抗不是很自然的事嗎？

由於這一個資本社會制度內部的矛盾，又加以金融巨頭在英美政府裏佔有極大的勢力，因此，由這一個內在的矛盾又變化成美國與國之間的磨擦。這個磨擦在英美和社會主義的蘇聯之間是存在的。

首先從美蘇之間的關係看：我們可以說，美蘇之間是並沒有實質基本利益的矛盾。但是有幾個分歧點：第一，在美國企圖以金融力量控制整個世界的時候，蘇聯的存在確使他覺得他的力量並不是可以無限使用；第二，在美國看來，英倫三島是牠在大西洋彼岸的前哨，可是在英國看來，牠又必須在大西洋以及地中海沿岸的國家中建立自己的衛星國，因爲這個緣故，在歐洲問題上美國總是或多或少地支持英國，第三，在對甲東的油田問題上，美國感到很大的興趣，第四，對遠東問題上美國感覺到自己有優先的發言權。

至於英蘇之間呢，很明顯的，從每天報紙上，我們也可以看到，這裡有許多爭論的地方，比方義北的里雅斯特的問題，希臘問題，敘里亞，塞巴撤兵的問題，土耳其問題，伊朗問題，印度尼西亞的問題。過去的東歐問題，現在已經由於互相讓步或由於承認已成事實而逐漸解決了。

美蘇和英蘇之間，既然存在着這許多矛盾，那麼，這些矛盾是不是可以經由妥協的方法解決呢？我的答覆是肯定的，不過我之所以作這一個肯定的答覆，並不僅因為這些每一個問題的本身都存在有可以循妥協的途徑解決的因素，而主要的的是因為在今天國際的和平和民主的力量大過於好戰的獨裁的力量。

這個因素是：第一、蘇聯的力量強大，沒有一個國家敢於貿然發動反蘇戰爭。第二、反戰的

民主的力量，已在有些國家裏面，建立了強固的基礎，而在有些國家裏面，也正在蓬勃生長。第

三、經由人民大眾的努力，遵循着改良主義的道路，廣泛的民主的道路，資本主義內在的矛盾還可能有一個時期的和緩，第四、經過這一次大戰的痛苦的經驗，一般人民厭戰心理非常濃厚特別

是當這戰爭之原子時代，絕大多數人民都不願戰爭，最近英美士兵之要求提早復員也正是這種傾向的表示，第五、殖民地的廣大的人民都是反戰的巨大的潛力。

除了和平和安全之外，沒有什麼希望更爲迫切了。所以在今天當我們分析國際問題的時候，如果只注意到某些事件的本身，或只注意到外交家的言辭，或迷感於報紙上的宣傳戰，而不把這些外交問題，和資本主義國家內的民主運動的消長，生產的動態去配合起來看，那就一定會陷於形式主義的錯誤。

不錯，反蘇的陰謀正有人在積極地進行着，但是這種人家究竟是少數的，我們也知道有些好人正在估計着，以爲第三次大戰很快就要爆發，但是這些人是錯誤的。正如德蘇戰爭爆發時有人估計蘇聯必然失敗一樣，讓他們重復一次愚蠢的想頭罷！

二月二十五日

昨天在報章上看見重慶學生巡遊示威，此種愛國精神甚好，可惜行動幼稚，不但無益，而且有害，至易予友邦誤會。以朋友關係而反以敵人態度對待，此行為最爲愚蠢。只是感情上的衝動，不知利用冷靜頭腦來分析一切，這不是真正愛國。中國業已成爲世界四強國之一，是不能孤立，應與世界各聯合國維持和平，要使和平有辦法，中國始有建設時機。大家知道，過去革命，國父返黃埔在廣州辦士敏土廠設機關領導革命時，愛國人士中能了解革命精神的甚少，當時甚至英美對中國革命亦不明悉，此時只有一個國家同情中國，即蘇聯是。蘇聯協助中國組織民衆，訓練軍隊，培養革命實力，結果革命獲得成就。八九年日本侵略我國，蘇聯亦曾援助中國，去年履行諾言，對日本宣戰，日本投降後蘇聯原定定期撤軍，因還有其他問題而延擱，此不過爲短時間問題，不能誤會蘇聯永久佔據東北。一班人以爲蘇聯侵略中國，那是無中生有。對任何問題，都要採取和平態度，切不可有感情衝動，或以怨報德，將想作仇的舉動。如果這樣，問題就趨複雜和困難。我在香港曾對記者發表談話，勸告民衆不要衝動，增加困難，如果恃武力爭鬥，我們又有幾許武力可恃？日本之所以亡國，就是由於軍閥的窮兇極惡，窮兵黷武。今後建設，一切都要採取和平方式，不可講武力，如此次重慶學生巡遊示威，不備友邦不諒解，同時意義好像對政府不信任，以爲中國外交仍是喪權辱國，此點亦更錯誤。學生此種舉動，實在有人陰謀利用對外排斥，破壞團結。又如日前在重慶舉行之政治協商會議，有人竟然懷疑對國民黨不利，希望在協商之後，仍要發動內戰，此種心理亦很錯誤，其實中國之獲得和平統一，實行民主，並非國民黨之失敗，因爲政協會把許多問題都解決了，誰說失敗？如用武力來解決，試看過去十年內戰，何曾達到目的？我們敢死不戰，我們不帶戰爭，我們要求和平，什麼都可以犧牲，但和平却不能犧牲。

孫院長在澳門僑胞歡迎會上演詞

東北問題與反蘇狂流

懷湘

以東北問題為口實，由國民黨中的死硬派發動了一個瘋狂的反蘇反共行動。這行動經過各地黨政機關的通告命令，還在四處發展。

今日的中國，只是東北發生了問題嗎？不，中國現在正是和平民主與反和平民主的兩大勢力，在作生與死的搏鬥。這是普遍於全中國的問題，東北不過是其中的一個角落而已。

何以竟得呢？我們看一看這一個月來的事實就可以知道：

政治協商會議於一月卅一日閉幕，發表了中國政治史上空前未有的——個實現和平民主的方案，其中包括了政府組織，施政綱領，軍事問題，國民大會及憲法草案。——中國今日一切的大問題和主要問題，無不包含在內。

毫無疑問，這是中國和平與民主空前的——個成就，同時也就是對於中國反和平民主勢力的一個空前的大打擊。國民黨中的死硬派——法西斯黨徒，封建的獨裁主義者——受到了這個打擊，異口同聲的咒罵，說這是「國民黨的大失敗」。

這是「國民黨的大失敗」嗎？不是，這是中國分裂內戰和獨裁的大失敗，反之，却正是國民黨以及其他民主黨派——中國人民的大勝利。

這是死硬派所不能忍受的，於是從三月初旬開始，造成了一連串的反和平民主的暴行：

二月十日，他們搗毀了重慶數萬市民慶祝和平民主勝利的大會，打傷了若干民主領袖。

二月二十日，他們搗毀了北平軍事調處執行總部威督軍執部的代表。

二月二十二日，他們搗毀了民主同盟機關報重慶民主報和中共機關報新華日報的營業部。

這些暴行的目的，顯然是要造成混亂的局勢，直接以暴力破壞國共停戰協定，推銷政協會議的一切決議，阻撓中國實現和平民主。

但是他們的目的並沒有達到，也不可能達到。鋒頭一轉，他們找到了東北問題，以東北蘇軍的延遲撤退為口實，發動了毫無理性的反蘇反共行動。

這是一個假借對外，來轉移國內的視線，以掩護他們擴大內戰，維持獨裁的陰謀。在此以前，即政協會議的當中，他們曾經發動過同樣性質的陰謀暴行：對重慶渣日黨政協促進會召集的民主座談會，他們曾屢次搗亂，一月二十五日他們在英國大使館門前舉行高呼收回香港的示威遊行，這種遊行甚至於傳到上海廣州，和現在反蘇示威，正是一同一性質的轉移視線，掩護他們維持內戰獨裁的陰謀。現在不過是換了一個目標，從反英轉到反蘇罷了。

二

我們不能忽視，中國的反動派，不過是世界反動派的一條小尾巴而已。中國法西斯餘黨現在的反蘇行動，也同樣有它的國際線索。就在最近——二月十一日——華盛頓、倫敦、莫斯科同時公佈了英美蘇三強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一日雅爾達會議的協定。這協定中的內容，早已成了事實，而秘密也早已等於公開，還用得着公佈麼？這公佈正是指示明了一個事實：在國際的團結合作之中，現在橫互着一道逆流，就是反蘇的逆流。現在環繞於這一道逆流的，表現在這幾個問題上：

蘇聯收復千島羣島的問題。

蘇聯在伊朗駐兵的問題（一月十五日伊代表團團長泰奎樂向聯合國大會提出）。

加拿大原子彈秘密情報洩露於蘇聯情報機關的問題（二月十五日加總理令氏所宣佈）。

最後一條是蘇聯協定關於中國在東北的主權問題。

這一串的問題，同樣表明了國際的法西斯餘孽和反動派，是在有計劃的進行反蘇，以反蘇來破壞國際的團結合作。

這道逆流，是遠在去年十二月十五日開幕的英蘇莫斯科會議的前後，就已經開始。十二月二十七日莫斯科三國外長會議開幕，發表了一個加強團結的公報，國際的反動派就發出了一片叫囂。

「莫斯科協定不僅是破壞了波茨坦協定所指明的日本投降條款，而且將來必將大大的影響太平洋各國的和平計劃。假如我們把否決權交給蘇聯，那就是限制波茨坦協定使日本建立民主形式政府的執行。」（合衆社十二月廿九日華盛頓電）。

「蘇聯企圖分裂英美聯合戰線，在遠東對美國讓步，在中東及近東方面，即英帝國的心臟區域，則深入不已。美國人士發現東歐局勢已見緩和，蘇聯對遠東壓力亦已減低，……東亞美蘇協調的區域，正與西亞英蘇不協調的區域同時擴大。……貝爾納斯是莫斯科會議的發起人，爲了希望會議成功，急於尋求美蘇間的妥協，竟不惜在中東及近東方面犧牲英國的利益。」（十二月二十四日紐約時報倫敦特派員蘇爾茲電）

這是英國的反動派對莫斯科會議發出來的怨聲。

兩方面的反動派勢力滙合起來，就成了國際團結合作中的一道逆流。便這兩股逆流得以緊密滙合的，我們不要忘記一個反蘇的主要人物，從大西洋的東海岸，趕到了大西洋的西海岸。十二月二十七日三國外長會議閉幕，爲時不過一週，一月三日，邱吉爾就從英國動身赴美，十二天工夫，就趕到了紐約（一月十五日），他在紐約逗留了幾天，又到邁阿密，逗留了若干時日，最後到了華盛頓。其間，他會到了貝爾納斯，金融專家巴路齊，也在白宮會見了杜魯門（二月十一日）。他此行的目的，據白宮所宣佈的，是爲了和爲杜魯門「討論三月五日邱杜兩氏在密蘇里州的福爾敦城，所將發表的邱氏演詞。」但是據各方面的猜測，却並不是這麼單純而無趣味。有的說他是爲了英國向美借款三十七萬五千萬金元問題，有的說他是去把雅爾達會議的密情報告杜魯門，更有說他是一談判英美軍事聯盟，而且據報紙上所說的，「他將在三月五日的福爾敦演說中提出此項建議。」（合衆社二月十七日電）

不管這些傳說的真實性如何，但邱吉爾的訪美之行，決不僅僅一個「度假的旅行」而抱「宏大的志願」這樣遠渡重洋，十分明顯的，值得注意的，在當前的時候，一月二十三日，美蘇兩國，在二月二十

四週年的日子，英國駐美大使哈立法克，在奧馬哈的紀念大會上演說，也同樣「請英美合作」（在金山廣播）。

合作了幹什麼呢？

在亞洲大陸的東岸和太平洋的西部，出現了這樣一幅圖畫：「自從日本在遠東喪失了它的優勢地位以後，已經剩下了一個空虛，由三個強國所爭奪。朝鮮劃分爲美蘇兩國的防區，「延安勢力日益強盛，使局勢困難加重，中國成爲政治的空虛。」

「有一件確定的事實，就是美國在太平洋上的第一道防線，已經遷移至琉球與東海之西了。」

「然而琉球琉球兩島，爲美軍在太平洋的據點，則中國即成爲側翼護衛和大陸上的橋頭堡壘，一旦中國落入敵人（是什麼人呢？當然不會是中國，也不會是英國——引用者。）掌握，美國的海軍根據地必失却其戰略上的重要，而在軍事上的價值或即因旗鼓相當而消失。所以華盛頓方面似乎已經決心來防止這件事。」（上海密勒氏評論報一百卷第三期）

在亞洲大陸的西部，在地中海的東端，出現了這樣一個嚴重的問題：蘇聯顯然已於一九四三年決定削減英國在伊朗的勢力。……蘇聯的政策，將使整個中東根基爲之動搖，而伊朗僅是他的開端而不是終局。」（一月十八日「黨機關報論壇週報」一切的問題，既不是「終局」，就是「開端」。

於是乎伊朗問題提出來了，千島羣島歸還蘇聯，應當不成問題的問題也提出來了，而東北主權屬於中國，並沒有成爲問題的問題，也偏偏由國際的法西斯傳染到中國的法西斯。他們向中國的法西斯說：「雅爾達協定出賣了中國。」

三

是雅爾達協定出賣了中國嗎？出賣了中國什麼呢？

他們說：蘇聯「分割」了中國的外蒙、新疆。

他們說：蘇聯「割讓」了東北的旅順、大連，佔有了中東鐵路。

他們說：蘇聯軍隊在東北延遲撤退，有久佔的企圖。

他們說：蘇聯掠奪了東北一切的資源物產和生產機器。

他們說：蘇聯在要求東北的「經濟特權」。

但是外蒙的獨立，不是中國自己所承認的嗎？新疆的民族自治運動，不是中國的內部問題嗎？旅順成爲中蘇共同使用的軍港，大連劃爲自由商港，不是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所訂立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上燦爛記載着的嗎？東北的資源物產主要是礦山和農田，這是一些可以「掠奪」得走的嗎？東北的工業機器被「掠奪」，究竟「掠奪」了多少呢？據說那些機器是在日本人的長期佔領之下所聚集起來的，一部份是中國的舊有，一部份是日本的新添，但是舊有的就不許更破舊，新添的就沒有日本軍閥在投降之際的破壞毀滅嗎？二月十二日合衆社的報導和分析，是明明白白信而有徵的事實。

外傳蘇聯掠奪滿洲工業，作爲賠償，美國官員不相信。他們認爲即使蘇聯要得到滿洲的賠償品，而滿洲大部份財產也是不能夠遷移的。因爲這些財產大部分是鐵山、焦煤和熔爐等，並且日本事實上是它的本土以內保留着最後的製造過程的。

「保留着最後的製造過程」，那就是說，主要的軍工生產機器是在日本本土，而不在東北。蘇聯的「掠奪」還能夠掠走一些什麼呢？他們說：蘇聯要求東北的「經濟特權」，但是蔣主席二月五日在重慶的記者招待會上，不是說得明明白白的嗎？

「中蘇之間，現在並無正式談判；關於經濟合作方面，局部的及非正式的商談，則時在進行，但無所謂讓步。」（二月五日中央社重慶電）

最後是蘇聯軍隊延遲撤退的問題。這問題，我們必須認清楚：
第一、蘇聯從來就沒有正式表示過不願意撤兵。第一次延遲撤退（從十二月二日延至一月三日），是出自中國政府方面的要求，第二次延遲撤退（從一月三日延至二月三日），也是出自中國政府方面的要求，這是我國政府所一向沒有否認的事實。

第二、是蘇聯沒有撤兵嗎？事實上蘇聯軍隊是在撤退着的；如果蘇軍不撤退，中國的新六軍和十三軍今天能夠進入東北，進入瀋陽，佔領東北民主聯軍手中的盤山和台安，向東北人民的軍隊開火嗎？

第三、是蘇聯要久佔東北，不肯撤退嗎？恰恰相反，是日本法西斯的關東軍殘部，東北的漢奸和偽軍，在勾結着中國國內的反動派「擴大反蘇活動」，號召「消滅蘇聯紅軍以及和蘇軍合作的中國人」。（莫斯科廣播）是他們真正要久佔東北，不肯撤退，是他們在擾亂東北的秩序，是他

們阻撓中蘇兩國的友好合作，是他們在製造中蘇兩國的緊張局勢。因此我們可以斷言：蘇聯毫無佔領東北的意願是不成問題的，蘇聯願意可能克服困難，迅速撤退也是不成問題的。

那麼在東北，問題究竟是存在什麼地方呢？

大體反蘇的法西斯反動派，在對蘇問題上，沒有提出過一件具體而實際存在的問題，反之他們不過是假借一個空洞的外交問題作幌子，實際上在進行反和平反民主的工作。他們是要藉此在東北問題上打破停戰協定，推翻政協會議決議，把東北以至全中國重新推上內戰和獨裁的舊路，死路。今天真正的東北問題是這些：

一、國民黨的軍隊要武裝「收復」東北，要用武力消滅在東北人民一切抗日抗了十四年之久的地方軍隊。這就是說，國民黨軍隊還要到東北去擴大內戰。

二、政府派進東北去接收的行政機構，還是一個獨成的機構，沒有東北任何民主黨派的參加，也沒有其他任何民主黨派的參加，更沒有東北一切抗日人民的參加。這就是說，國民黨中的死硬派要把一黨專政，貪污腐敗的全套制度，帶進東北，在東北去維持獨裁，維持倒退落後。

三、政府至今不承認東北人民在抗戰中建立的一切民選的地方政治組織，他們要恢復不民主不民選的地方政府。好讓他們在東北實行從上到下的獨裁統治。這就是說，不許東北人民享受民主，不許東北人民和全國的人民一樣，要求民主。

這些問題，纔是今日東北問題的本質。今日東北問題的中心，和全國的問題，本質上沒有絲毫的差別，是停止內戰，實現和平的問題，是取消黨治實現民主的問題，是和平與反和平，民主與反民主兩個勢力的角鬥問題。

事實擺在面前：現在一切反蘇的言論和行動，除開要求蘇聯撤兵之外，沒有一件有根據有憑證的具體事實，足以證明這是中蘇兩國之間的外交問題，而他們的集矢之的，是在「剷除一切非法政權」（即人民地方政權）「引用者」，「剷除一切傀儡組織」，「所謂民主聯軍不能存在」（即抗日人民的武力不許存在）「引用者」——這都是他們在重慶遊行中所喊出來的口號。這不是充分的說明，東北的問題，是一個內部問題，是一個和平與反和平，民主與反民主的問題了嗎？

四

現在問題已經很明白：國民黨死硬派所發動的反蘇狂流，是包含了這三個問題：

一、東北問題——這完全是一個中國內部的問題。

二、中蘇關係的問題——這是一個外交問題，和東北本身的問題，應當分別。

三、反蘇問題——這是國際團結合作中的一道逆流。

東北問題應當怎樣解決呢？

東北問題是一個內部問題，和全國問題解決的方法並沒有兩樣。正當的解決途徑，應當是：

立即停止一切的內戰，不管是在東北的那一塊地方，一切進攻或消滅東北人民武裝的行動，必須立刻停止，國共停戰命令，天經地義應當包括東北，應當應用於今日的東北。這是東北人民和全國人民的要求。

改組東北的最高行政機構，允許東北各民主黨派及無黨無派代表參加一切東北的問題，依照全國的問題一樣，通過各方面協商，以政治方式來解決。——這也是東北人民和全國人民的要求。

承認東北人民既有的一切民選地方政府，或加以重選。「整軍方案」已經包括了東北，因此一切東北人民的武力，必須承認，必須和國民黨軍隊平等待遇，加以整編。

中蘇關係問題，應當怎樣解決呢？

中蘇關係的問題應當和東北問題分開，這是兩回事而不是一回事。中蘇之間有「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作為中蘇關係的一條大道常軌，不能夠毀棄。中蘇關係是中蘇間的外交問題，也是國際合作的一條橋樑柱石。蔣主席二月二十六日在國府紀念週指出了一條天經地義的原則。他說：

「大家須知，中蘇兩國的友誼，不僅於中國於蘇聯均為必要，且對於世界和平亦為必要。故我中蘇兩國的友誼，必須保持，並須繼續增進。我全國上下豈不可因一時一事的現象而動搖此種信心，怠惰其努力。」

他並且指出：「我盼望全國人民，信任政府，對於東北問題必能有合理的解決，切不可輕聽外間無根之傳聞，而有激昂過分之言動。」

這還不够明嗎？「無根之傳聞」，是不信任政府，是「損害我

國家民族的榮譽」，是「徒增國家的困難」。是借口來破壞國內的和平，是用來破壞國際的團結合作，是在外交的幌子下來阻撓全國民主的實現，這還不够明白嗎？

在國際的團結合作之中，一股反蘇的逆流，是顯然存在的。美國的羅斯特說得很好：「德日意三國如今在軍事上是垮台了，但如果得出結論說，由於聯合兩家軍事勝利，法西斯主義的威脅就會自動的結束，那就錯誤了。」他並且指出：

一切好戰的帝國主義分子和法西斯殘餘分子，「在他們看來，他們的帝國主義征服的道路最大的障礙，就是蘇聯。他們認為美國和蘇聯不能像朋友一樣遵循着克里米亞的路線，和平時期也如像戰時一樣的共同工作，它們不是朋友而是仇敵。……他們對蘇聯懷有極大的恐懼，因為蘇聯是社會主義的國家，如今又添上了新仇，在他們看來，蘇聯是封鎖了他們的法西斯帝國主義道路的最嚴重的力量。」

這也是明明白白的：「戈培爾仍然還有徒子徒孫在歐洲和以外各地。在那些地方，人們正在無耻的幹着滑鐵鎚的勾當，並在分裂聯合國的會作。他們於是乎先選擇了蘇聯作他們的新目標。」（佛林斯基二月二日在莫斯科廣播）

但是我們得辨清楚：今日的世界，並不只是反蘇狂流的天下，世界的另一面，也就是主要的一面，是國際的團結合作。國際團結的合作，是今日世界的主流，反蘇與好戰，不過是一條傍流逆流而已。這條逆流在全世界的人民和國際團結合作的主流衝擊之下，現在已經在傍流了。

「美國對蘇聯在聯合國組織中就希臘爪哇所作的行動，都表示不安。蘇聯的舉動顯然引起美國的嚴重外交政策問題，那就是美國外交可與英法距離到何種程度，而不為蘇聯所用，以及美國如何可以避免陷於英蘇對地中海中東優勢競爭之間。據若干外交觀察家說，英美間的密切聯繫，不僅引起蘇聯的疑忌，而且也不為美國兩派人士所贊同，其中一派是恐英分子，第二派以為過於密切的英美關係，實在危險。……事實上英國在希臘爪哇的行動，已在美國引起嚴厲的批評，蘇聯抨擊英國在希臘爪哇的行動，獲得美國公衆很大的支持。這歷一來，美國外交將陷於困難。目前必須擬定一種方案，使能避免陷於而又能加強聯合國的團結力。」（中央社二月二十四日紐約電）

這就是美國的反蘇逆流所遭遇的。——下文接第三十四面



論西歐集團

蘇聯·E. F. RIE作
李仲才譯

法國從納粹封鎖者底血戰的魔爪下獲得解放，顯然沒有加一個地方像蘇聯那樣異口同聲的對它歡呼喝采。這不僅是因為蘇聯人民曾經常常熱烈關懷法國，並在法國人民的歷史中看見世界發展的記錄上最高光榮的幾頁，而且是因為法國底重回到獨立強國的家庭，是完全消滅納粹主義和根絕德國侵略危險這一事業的一個重要勝利。

我們曾經以多麼深厚的感情注視着法國人民英勇鬥爭的開始，法國底英勇的愛國者第一次奮發的努力，和法國游擊隊的勇敢事蹟，他們雖面臨着最不可思議的困難，但仍然拚命抗拒那些卑劣的納粹屠夫，並給予法蘭西的叛徒們以嚴峻的懲罰！

同時，當蘇聯和法國成立同盟條約以防禦德國侵略的任何新企圖的時候，我們蘇聯人民曾表示完全同意。因為還有什麼東西比這更自然呢？當我們這兩個國家團結在一起的時候，誰敢向我們威脅呢？在一九三四——三五年期間，當希特勒知道蘇法兩國正在談判成立法蘇協定的時候，曾老羞成怒，這並不是沒有原因的。柏林趕決命令巴威里克暗殺巴杜，並不是沒有原因的。德國以優厚的報酬獲得美國林白上校的仁慈的幫忙，於是向法國開始瘋狂的發動宣傳，決心要說服法國人，使他們相信蘇聯的空軍不是重視的，而

蘇聯一般地都很弱。這也並不是沒有原因的。這一致命的宣傳攻勢是完全成功了，而法奸賴伐爾能够叛變祖國而順利無阻了。德國責難法蘇協定，實際上就是希特勒和他的狐羣狗黨們的一切劫掠冒險的起點。德國對法國這一謀劃如果不成功，柏林黨徒是不敢實行他們底計劃的。當時賴伐爾的報紙早就發現了一種公式，來進行他們有德國馬克津貼的非謗宣傳，和對蘇聯施以有計劃的惡毒的攻擊。他們稱此為「歐洲對布爾塞主義的反抗」。是的，法國多年來是被推向這失敗和耻辱的深淵，而最後沉沒下去了。

現在，經過了納粹黨徒們所企圖毀滅蘇聯和法國而發動的戰爭的恐怖之後，如果會有這樣的人，竟能忘掉這新鮮的教訓，那是難以想像的。但是，這樣的人是存在的。這已由目前正在法國爲了組織西歐集團而進行的種種宣傳得到證明。自然，法蘇兩國的利益是那顯明地要求保持法蘇同盟，使得最熱心提倡西歐集團的人，到現在都極力避免提及這個叫他們頭痛的文件。但我們（沒有忘掉過去和最近的歷史）是不能不回憶起我們某些同時代的人那極輕易地遺忘的這些教訓的。

長期而無可爭辯的議論都贊成這兩大國之間必須建立起穩固的友誼，這是完全確實的，但如果從歷史家的觀點來回憶法俄之間所經常

發生的無對不必要的衝突（這些衝突對於兩國都是有害而時甚至於致命的），那是很有理由的。她們是沒有理由以對的，她們沒有什麼東西值得爭執，他們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利益都沒有什麼嚴重的衝突；就算在某些地方曾發生衝突，這衝突，雖然不曾實際上引起戰爭，對於雙方都是很吃虧，實是值不得的。

例如，那長期而殘酷的克里米亞戰爭是爲了什麼呢？從巴黎和約簽定的第二天起，兩個國家都曾努力成立同盟，這同盟顯然對於雙方都是有利的。難道這不是事實嗎？那末，爲什麼同盟不能夠實現呢？爲甚麼一切的努力都變成泡影而使伸斯考歡喜若狂呢？那是因爲拿破崙第三曾在外交上干涉俄波問題，這一干涉是充滿着戰爭的危險的，而對於波蘭、法國和俄國都一樣是有害的。正如波蘭的歷史家和政論家們所證明一樣，這一干涉消耗了波蘭許多男兒的生命。對於法國，那就是一八七〇——七一年的災難，這也使俄國蒙受最有害的後果。

在俄國革命後，法蘇關係爲什麼會這麼長期地惡化，而使法國獲得這麼有害的結果呢？爲什麼法國米勒蘭要支持波蘭畢蘇斯基將軍和畢蘇斯基派去無耻地進攻蘇維埃基奇和蘇維埃埃烏克蘭呢？爲什麼賴伐爾可以發動他的國家（他早已開始把他的國家零星或批發給希特勒）去反對蘇聯

呢？爲什麼在戰前當賴特爾和達拉第執政的時候，法國的兵工廠公開地給希特勒製造長距離大砲，而後來國軍使用這些大砲來轟擊列寧格勒呢？

任何一種解釋都可以用來說明這些事實，只有一個例外：沒有人能夠證明，蘇聯在法國的敵人的陰謀設計，對於法國會有什麼利益。

我們知道，最熱烈提倡西歐集團的一個人是萊翁·勃魯姆 (Léon Blum)。真的，他主張把它叫做「西歐家庭」。這名稱聽起來較舒服。勃魯姆做有介事似地強調說「西歐家庭」並不是對蘇聯。但這一「集團」的思想被一切罪惡的勢力（這些勢力在過去曾極力引誘法國通敵和推殘法國）那麼熱烈地接受，是偶然的嗎？

所有這這關於西歐集團，可疑的活動，只有使我們蘇聯知識份子（他們是那麼親切地愛護法國）發生一種迷惑和苦痛的感情。當法奸賴伐爾意工而最後取消了一九三五年的法蘇協定的時候，那是可以瞭解的，因為他是執行希特勒的命令，並且是爲了他的利益而這樣做。但爲什麼現在又從新來進行暗中破壞我們這兩個國家的關係呢？爲什麼這一罪惡的做法沒有遭到那些自稱他們對它不表同情的人底嚴重的反抗呢？

我們知道，蘇聯在法國所獲得的友人多於敵人。那就是爲什麼我們覺得：「西歐家庭」，或「西歐結合」，或「歐洲聯盟」，或「西歐集團」的倡議者們所用來掩飾他們陰謀的真實性質的其他好聽的名詞，到頭來都並不具有甚麼結果的。

瑞士曾經用狗來殘害瑞士集中營裡的蘇聯戰俘，瑞士電台還要「誠意」地替這事辯護，現在瑞士的電台又以同樣的「誠意」來替法西斯西班牙

牙的權利辯護，稱贊牠對西歐集團怎樣賣力，該電台在九月十六日廣播說：

「英國的政治家們顯明地是在加倍地努力和法國共同建立一個「西歐集團」。這就需要對西班牙採取較遜的態度，因爲或者最後會與西班牙合作。」

是的，沒有這「西方家庭」底高超目的底創始人的合作，是可以行的嗎？該電台並說：

「現在已公開討論西方集團的問題，這就會阻止親蘇政府的組成。」

英文的「教會時報」於十月十二日以一種明白而着實的英語說，西歐集團的直接目的是建立一個反蘇的攻城機。

「現在到處已討論着必須處理這些問題，和怎樣應付東方。然而這種種應付都已陷於僵局。這種應付和處理都必須有武力做後台，今天的迫切而實際的外交任務（除了聯合國組織之外）就是聯合一切友善的國家成爲一個堅定而有作用的統一體。西歐集團，最近雖被東方的國家所斥，但一定要加以推進。」

在瑞士和英國若干方面的人士，對法國某些報紙所發表的言論是感到很滿意的。是的，那些報紙會說了許多有趣的東西，特別是在過去兩個月中。讓我們舉出些例子來吧。

摩禮亞克是被這種思想所迷惑的，即把「巴爾幹，貝多芬和哥德爾的孫子」都包括在西歐家庭裡面。因爲摩禮亞克以前所辦的報紙「民族陣線」還沒有能夠升到這一頂點，叫那條德意志德國，所以摩禮亞克只有在增加羅報的專欄上作這鼓動的呼籲。

一般說來，摩禮亞克認爲西歐集團的思想是

很能够吸引人的。我記得，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當希特勒即將進攻蘇聯的時候，「時報」曾向它的讀者們祝賀。現在摩禮亞克又幻想着和「巴爾

及貝多芬的孫子們」恢復親密的友誼，作爲加強保衛萊茵的工具。但或許他會特別地指出：他們正在請巴爾和貝多芬的孫子們與西歐集團友好合作，共同保衛萊茵以對付那一個「東方來的敵人」？因爲西歐集團的其他報紙和發言人正在談論

着「東方來的敵人」和從易北河方面來的進攻。同時寫這些文章的人都以爲他們能够使人們相信西歐集團是完全天真無邪的東西，而蘇聯是沒有理由對它採取不友善的態度的。顯然泰勒倫 (Thälmann) 的某些繼承者們忘掉了他的忠告，即永不要過高評價反對者的愚蠢。

關於「西歐家庭」的企圖，我們可以在法國「新聞公報」週刊所發表夏當尼特 Jean Charbonnet 所著的一篇文章中找到更詳細的說明。這「家庭」似乎已經迫於地需要一個自己的參謀部了。

「在戰事圍裡，有一個問題必須解決，即防禦由東方來的侵襲的敵人的問題……因此，最好是組織一個包括各盟國參謀長的統一軍事委員會。」

代表這「西歐家庭」的參謀部的，是那些國家呢？是英國，比利時，盧森堡和丹麥。「最後可能把西班牙和義大利也包括在內」。這在他本身是很有把握的，不是嗎？但又表示另一種真正適度的願望：然後，德國西部被改組後，也可包括在這個制度裡。」

現在一切都是十分清楚的。「東方來的敵人」並不是德國，因爲德國也「可能被包括在」西歐家庭的軍事組織內。



戰後世界經濟的動向 (下) 沙溪

在資本主義

世界裡面，是一種

反之，在社會主義的世界裡面，却是欣欣向榮地在生長。

在英國和美國，以及其他一切經過戰爭的國家，在那種鬧着失業飢饉，而在蘇聯，却跟過去一樣，沒有失業問題的存在，它感覺到入力的不足，而從不慮人力的過剩。

戰爭才告結束，蘇聯當局宣佈了第四個五年計劃，立刻着手和平建設的工作。

莫洛托夫在十月革命演說中說，「我們應該着手解決提高國民經濟的基本任務，以便在幾年之中顯著地超過國家經濟發展的戰前水準和保證顯著地提高全體人民的生活水準。」蘇維埃國家的和平建設工作，在被希特勒反蘇戰爭遮斷了四年之後，又開始邁步前進了。

這一個五年計劃之龐大，祇須引出史達林元帥在蘇聯普選前夕的演詞中間的一節就可見出一個輪廓。史達林元帥說：

「新的五年計劃的基本任務，就在恢復我國受害的區域，恢復工業與農業的水平，然後或大或小的超過這一水平。

第一，「在最近將來，將取消配給制，特別注意擴大消費品的生產。經過逐步減低物價的方法，來提高勞動群眾的生活水平。」

第二，「廣大的建設使科學能展開自己力量的科學機關。而我並不懷疑，如果我們給我們的科學家以應有的補助，那麼他們不僅能趕上而且在最短期間內，超過外國科學所已經達到的界限。」

第三，「黨（指蘇聯共產黨——引用者）決心組織國民經濟發展的新的有力高潮，使這一高潮，能將我們的工業較之戰前水平提高。例如，三倍。我們應當求得我們的工業每年生產五千萬噸鐵，六千萬噸鋼，五萬萬噸煤，六千萬噸煤油……」

這一計劃的輪廓是十分鮮明的——恢復戰區提高消費品生產，擴展科學研究機關，發展重工業。

單就第一項工作，就不是一件易事，如所周知，在蘇維埃衛國戰爭中間，德國法西斯計全部或部份破壞了或焚毀了一、七、一〇個城市，七萬多個村莊，焚毀和破壞了六百多萬所建築物，使二千五百萬人無家可歸。德國法西斯還破壞和損壞了三萬一千八百五十種工業，其中雇用的工人職員共有四百萬人。蹂躪或掠奪了九萬八千個集體農場，被宰殺了七百萬匹馬，一千七百萬頭牛，數千萬頭豬羊。損失的幣值共計六千七百九十九萬萬盧布。

經過如此嚴重破壞後的恢復工作，令人以為，非數十年不能完成的，而事實却不然，莫洛托

但我們懷疑讀者們不免會盼望聽到另一種伴音讀美「西方集團」的音調。這音樂仍然需要一些東西，才能夠顯得真正完美。下面就是這音調乏的音調，這是對不可少的歌尾尾句（相唱句）：

「法國據說要把德國包括在西歐集團內，因為沒有盟國底建設性的干涉，她就會有陷於混亂的危險。」

這是證券經紀人的機關報「財政經濟週刊」（九月十五日出版）所載的話。這是陳腐的，我們所聽慣了的音調，他們憂慮切深恐德國會陷於「混亂」，因此要採取迫切的辦法來防堵。那就是有德國參加的西歐集團——德國又重新站起來了。我們也許可以馬上起程到慕尼黑去了。

我們對西歐集團宣傳家們的坦白固然給予應有的稱揚，但我們也應該公平地指出，這一「家庭」的思想的原來創作人（或者可以說是可尊敬的祖宗），正如法國國家電台在一九四五年九月廿五日廣播中所率直指出的一樣，是佛朗哥。他是提議建立西歐集團的第一個人，那還是去年，他寫了一封信，由西班牙大使轉給邱吉爾，提出這建議。該電台又說：

「佛朗哥去年所提議的東西，今天正為盎格魯撒克遜的大部份報紙所承認。佛朗哥建議組織一個西歐集團，這在目前已成爲討論的題目。佛朗哥有先見之明，他知道沒有可能和蘇聯協調，而且預見了歐洲的危機。」

這個西班牙強盜是完全對的：他是第一名。偉大的發見和發明底歷中告訴我們，一個不正直的善忘的傳奇常把功勞歸諸了人：不歸於真正的

夫說，「我們戰後的新任務，是要在五年內恢復被戰爭破壞的工業，並超過戰前的水平。」而且，這還不過是「蘇聯新的第四個五年計劃的一部分」。

但更驚人的是重工業的擴展。

一九一三年（即第一次大戰前），俄國每年生產鐵礦四百二十二萬噸，鋼四百二十三萬噸。煤二千九百萬噸。煤油九百萬噸。第四個五年計劃，是這些數目的十倍。

事實是還不止於如此的。俄國在工業上，如列寧所說的，是「落後得空前未有的國家」，（是指資本主義的範圍內說的——引用者）「按現代生產工具裝備說來，它比英國還至四倍，比德國還至五倍，比美國還至十倍。」按人口為單位計算，一九一三年在電力生產上比美國少十倍，比英國少八倍，比德國少八倍，比法國少四倍。鋼的生產比美國少十一倍，比德國少八倍，比英國少六倍，比法國少四倍。煤的生產比美國少二十六倍，比英國少三十一倍，比德國少十五倍，比法國少五倍。可以注意的是，經過了兩個五年計劃之後，蘇聯的重工業是空前提高了，電力生產祇少於美國五倍，德國三倍，英國三倍，法國兩倍，在鐵的生產上面，祇少於美國四倍，德國三倍，英法的二倍。鋼的生產少於美國四倍，德國三倍，英國的二倍半，法國的一倍半了。

預定的第三個五年計劃，無論是機器製造業，電力，煤炭，生鐵，煤油各方面都要超過第二個計劃最後一年的兩倍。這一個五年計劃雖在第四年為德國法西斯的侵略戰爭所停頓，但在一九四〇年一年當中鋼鐵的產量已達到了一千五百萬噸（即一九一三年的四倍），鋼一千八百三十萬噸（即一九一三年的四倍半），煤一萬七千六百

萬噸（即一九一三年的五倍半）煤油三千一百萬噸（即一九一三年的三倍半）五穀三千八百三十萬噸（即比一九一三年增加一千七百萬噸），棉花二百萬噸（即一九一三年的三倍半）。

在戰爭期間，如史達林元帥在波羅演說中所說，「我們的坦克工業，在戰爭的最後三年中，每年平均生產三十萬輛。其次，我們的航空工業，在同一時期中每年平均生產飛機四萬架。我們的造船工業，在同一時期，每年平均生產各種口徑的大砲十二萬門，四十五萬挺輕重機關槍，三百萬枝以上的步槍，兩百萬枝左右的自動步槍，我們的砲擊砲製造業，在一九四四年期間，平均每年生產了十萬門砲擊砲。」

先後總共不過十三年的功夫，蘇維埃聯邦從農業國一躍而為世界第二個工業國家。蘇聯在戰爭中更加強大了。

而第四個五年計劃是更超過了前者，根據史達林元帥的報告，那就是要在重工業方面，除掉美國以外，超過一切國家，如所週知，美國一九四三年（生產量最多的年份，自一九四四年起已逐漸減少。）的鐵產量是六千另八十一萬六千七百噸（蘇聯計劃是五千萬噸）煤的產量五萬八千八百六十九萬三千噸，（蘇聯計劃是五萬萬噸）煤油的產量是二萬五千二百五十萬噸（蘇聯計劃是六千萬噸），鋼的產量是八千八百八十三萬六千五百二十二噸（蘇聯計劃是六千萬噸）。（以上所引用的材料見一九四五年的美國世界年鑑）

這確實是一種沉重的任務。然而以昔觀今，這計劃的實現，幾乎是無容懷疑的。

蘇維埃社會主義經濟的前途，的確是無限光明。人民生活的美好，真是叫人嚮往。多少人研

創始人，而歸於他們的門人和徒弟，但，到頭來真理常常是勝利的。

但，佛朗哥決定替他底創作權作有力的辯護。下面就是他的報紙「阿里巴」在九月廿七日寫的話：

「在蘇軍重圍之下，歐洲廣大的領土正在喪失……甚至萊翁·勃魯姆都認為必須組織佛朗哥第一個首先建議的西歐集團了。」佛朗哥的報紙傲慢地說道：

「歷史會證明……在世界大戰當中，西班牙種族的偉大領袖和政治家們會企圖挽救文化和大陸。」

佛朗哥認為（有着書面證明）他是可以承繼馬其頓的亞力山大和羅馬的凱撒的，無論如何，他是比萊翁·勃魯姆較先製出一個計劃，（西歐集團）來挽救「文化和大陸」。

我們不必站在向「莫斯科」的方向而可以很清楚的看出「西歐集團」的標籤下面所隱藏着的真實性質。布萊（Emile Bur）決不是一個共產黨人，而他的報紙「秩序報」也不過是一個右的喉舌。但在十月十八日該報刊載着他所寫的文章，並經他簽名，其中有一段是這樣的：

「那些想以反蘇來協助高樂正在企圖建立的西歐集團的人，都是蠢貨，瘋人，或者是附敵份子。為了達到他們底目的，他們惟有拉德國加入集團，而我們也可以猜想它的結果：希特勒的報復將獲得保證。這種事情必須加以制止。」

從布萊的口說出來的就是真理本身。他不但因蘇法關係的前途而感到煩惱，而且因巴黎對佛朗哥的寵愛而感到頭痛。因此他在該文的結論裡說：



究蘇聯和想望着效法蘇聯。美國的經濟學者，現在已經不祇研究它的整個計劃，各個工業，而是在作個別工廠逐步過程的深研了。然而效法仍然是不可能的。

蘇聯經濟制度的基本特點，是在於它的生產手段受社會公有的蘇維埃制度所確定的，生產工具社會公有的成功，曾使蘇聯經濟結構和階級組織發生了一個根本的改變。人剝削人的經濟制度根本不能存在了。這一個過程的圓滿成功也就是三個五年計劃的圓滿成功的過程。在一九二八年，蘇聯的工人和職員還佔百分之七十，集體農民佔百分之三，而個體農民和未集體合作化的手工業者却佔百分之七十三，富農還佔百分之五，其他學生，軍隊，領袖金者佔百分之二。經過了兩個成功的五年計劃，即到一九三七年，工人和職員的數目在蘇聯全人口中佔百分之三十五，集體農民佔百分之五十五，個體農民和未合作化的手工業者，祇佔百分之六，其他人口是百分之四，換句話說，百分之九十四的人口，是由工人，職員和農民所組成的。迨至最近全國普選的結果，已顯出有百分之九十九點一七人投了贊成票。餘下的百分之八十七之中的絕大多數是新加盟的波羅的海諸國的選民所投的票。

這真是一個太重要的事實，那就是全國人口都成了工人的重要的事實。一個成了真正的工人的國家，所有的生產工具都屬於工人的國家，生產既不是爲了那一個個人，那一個集團，而是爲了自己，也爲了集體的時候，工作的歡樂，愈善，愈好，愈緊張，其結果是都爲了自己，都爲了集體的時候，人剝削人的制度不在了，人成了真正的自由人。這是蘇聯經濟發展的基本原則。這次可以明白的見出，除非是消滅了人剝削人的制

度，要奪取蘇聯的皮毛，那是徒然的。

由於生產工具社會公有這一原則的徹底的踐履，蘇聯社會主義經濟根本不容許有盲目的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就是計劃經濟」。沒有盲目的

私有生產工具的分佈，也就沒有盲目的生產。這理必然沒有生產過剩！大規模的集體農場，大規模的輕重工業，一切是計劃地進行！這裡沒有人力的費浪，這裡必然沒有失業！也正因为是計劃地進行，蘇聯工業發展的途徑不同於資本主義各國。資本主義各國是先從輕工業開始，然後積累資本，經過幾十年，才轉得到重工業的份。蘇聯不是的，它是從建立和發展重工業開始的。誰也知道，重工業是工業之母，只有在完成了這一個要求的時候，全國的工業化計劃才能實現。全世界的經濟學者不是不懂這點的，可是他們被自己在在裡面的制度障蓋了，看不清楚不同的情況，因爲他們首先要考慮的是利潤，而重工業不是立刻可以收得利潤的工業。但是蘇聯首先考慮的是國家的安全與國民經濟的發展，不是金銀兩頭的利潤，金銀兩頭在這裡是沒有的，意義就完全不同。就由於這種絕然二致的差別，在蘇聯開始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時候，資本主義各國都不相信蘇聯能夠成功，他們是從資本主義各國的利潤觀點出發的。從這一點上，也可以反證資本主義經濟的盲目性。在生產盲目的國家，失業與生產過剩兩者的矛盾統一的現象就是無可避免的。也正因为蘇聯是有計劃的進行，蘇聯的經濟發展不僅在重工業方面是增進了，在日用工業上，在農業的發展上同樣是驚人的。前面所排列的五種和棉花的數字，就是一個例子。在今天，在全世界鬧着飢饉，鬧着通貨膨脹物價高漲的今天，蘇聯的糧食配給制度廢止了，麵包的價格減低了百分之

的糧食配給制度廢止了，麵包的價格減低了百分之

「在法國外交部所吹噓的橫風，是由希特勒送來的，同時這種風對於法國的利益是永不見得吉祥的。」

「巴黎呼聲」報刊登了一篇貝特（奧拉德的學生和朋友，奧拉德是法國革命的歷史家，差不多所有他著的書都已翻譯成俄文）所寫的文章貝氏說：

「西歐集團是一種滅亡的圖謀，而且否定了法國人民的偉大理想。它將使法國降落到尋常國家的地位。」

同時，由於把法國從歐洲最自然，最強大的盟國疏遠開來，「西歐集團」就會很快地奪了法國的強國地位，這是事實。因此，費加羅報（十月十四日）企圖說明「西歐集團」的目的是在保衛萊茵，是完全荒謬絕倫的。該報這樣說：

「保衛萊茵是能夠引起一切國家的興趣的，但主要的還是法國，比利時，荷蘭和英國。」

費加羅報去借一個顯微鏡來照照，它就在地圖上發現，除比利時和荷蘭之外，還有蘇聯，該報似乎是看漏了這一個國家。同時，也許費加羅報的某些讀者無需該報編者的說明，會認識：在一個嚴重的關頭，蘇聯對於法國的幫助，其效力也許不會比利時和荷蘭給德國的幫助來得少，特別是在保衛萊茵的事情上。

我們可以撇開那些被引用來辯護西歐集團的「經濟」理論不談。因爲，第一，爲了經濟的合作，不一定要組織一個特別參謀部（所謂「軍事委員會」）爲了經濟的合作，不一定要大吹大擂，說未來的集團不得不直接反對蘇聯的東歐政策；爲了達到經濟合作，也不一定需要公開發佈西歐集團（包括德國在內）必須當心一從東方來的

之六十，也正因為是計劃地行進，蘇聯的經濟發展在地域性上也是平衡而有計劃的。烏拉爾，西伯利亞變成了逐漸開發起來的工業區了。吉爾吉斯，亞塞爾拜疆，塔吉克也都樹立起了煙突。在這樣的一個國度裡，失業是不可想像的詞彙。

在資本主義世界裡，一方面是更加畸形的發展，同時也分裂出了一部分。這首先是歐洲的解放國家。其中波蘭和南斯拉夫的變革，是最值得重視的例子。在亞洲，不管願不願意，中國的新的變革是必然要來的！

在這些國家裡，最重要的變化是土地的改革。本來，這許多半殖民地性的國家，一向都是帝國主義的附庸，封建制度的暖室。經過了反法西斯烈火的燃燒之後，這些國家或則是擺脫了帝國主義的籠罩，（例如南波）或則是或多或少地，創除了帝國主義的勢力（例如捷克、牙利），或則是在鬥爭中前進（例如希臘、中國）。第一種之清除了外來帝國主義的壓力，正是國內民主勢力取得絕對優勢的結果，因此在他們的國境內，開始了肅清阻礙着走向民主化工業化道路上的封建制度。這首先是土地制度，這是封建制度存在的根本。

新生波蘭的土地改革辦法有如下述。

（一）特設農業和土地改革處，辦理設置土地基金。

（二）德寇的土地；人民叛徒的土地；超過五十公頃的地主的莊園；在併入的前德國領土上，超過一百公頃的地主莊園，用這些作為土地基地。前兩種概予沒收，後兩種的業主可以領到糧食。在抗德戰爭中有貢獻的業主可以領得更多。

（三）移充土地基金的土地，除指定劃為模範農場的土地之外，都分散給貧農，中農，家中

人口多的小佃農，以及農業勞働者。分配到的土地祇須付出最小的代價，就可成為個人私產。

（四）分配土地，平均每一農戶有中田五公頃作為標準。假如農民在當地得不到分配，由政府支助移民別處，主要是移民到前被德國奪去的領土上面。這些土地基地，用來開闢農場，擴大農場。

像這樣徹底的土地改革，得到人民的擁護是完全沒有疑問的。像這樣的改革，現在是發生在兩國發生在匈牙利，也發生在德境蘇軍佔領區。

在中國，土地改革的制度，就目前的現實要求來說，第一步還是在減輕農民的負擔，做到減輕減息，使農民能夠減輕身上的重壓，刺激生產的道路。其次，是使農民組織在合作社裏，走向集體生產的道路。不容願意不願意，當這些既成爲人民的一致要求的時候，那是沒法阻擋的。

在中國的解放區，溫和而現實的土地改革，早已在開始了。三年以來所實行的變工制兼工制，正是農民合作生產的第一步。這第一步的農民合作社的成就，已經使生產增加，做到了耕三（年）餘一（年）如耕二餘一的地步。這種驚人的成績，決不可能僅限於解放地區，必然要被擴展開去。

土地改革的重要，是在於它「解放農民」的這一意義上面。祇有農民能夠從舊時的土地關係上獲得解放，生產情緒才能提高，也才能使農業從舊式的落後水平進到近代化的水平，從而使工業獲得市場，造成了將農業轉變爲工業國的可能性。這是帶着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性質的，但不是走的資本主義的老路。它是朝社會主義的坦途上走去的。例子已很顯明，波蘭的土地改革的步驟，（下接第廿九面）

敵人」。第二，兩歐集團及其對西方各國的經濟需要，幾個月來都在報紙上和公開會議上登載着，喧嘩着，但在這幾個期間裡，除了法國和法西斯西班牙成立了貿易協定之外，並沒有成立過能夠真正使參加這個未來集團的國家發生更密切的經濟關係的條約，甚至沒有討論過成立這樣條約的問題。而所有這一切喧嘩吵鬧的準備（氣而喜悅，忽而恐嚇，忽而諷刺的文章和記者招待會等）唯一顯而易見的結果，並不是「經濟的」而純粹是「政治的」，例如，那些論客和政治家們的優美的和挑戰的論調，是越叫越尖銳的，他們都在殫精竭慮地想發動新的世界大戰。這種情形不祇是見諸西班牙，或土耳其，或希臘，或阿爾廷。這種玩火的目的是什麼呢？誰會從中獲利呢？無論如何不是法國。

最近的選舉，是法國人民底意志的表現。這選舉應該給那些膚淺的和含有敵性的觀察家們，（這些觀察家曾妄言法國將衰落退化，並認爲法國的歷史任務已經完了）有力的證明：這些嘴裏的預言是多麼的空想呵！民主的，進步的法國是活着的，而她的命運長期以來已評定她必須領導人類走上社會與文化進步的道路。

法國的人民是不會甘心在那些企圖腐敗這路使世界再發生大戰的人們所玩的把戲中充當走卒的。無論甚麼人現在要來使我們和法國互相鬥爭，無論他們費盡多少心思，都是不會成功的。至少，我們是這樣感覺，我們愛護法國，並以嚴厲的關懷來注視着它的發展。

（譯自「新時代」雜誌）

★ ★ ★



今天大後方文藝上的中心問題

何其芳

「關於實現主義」之一節

爭論是這樣開始的。在「兩個話劇的座談」上，C先生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今天大後方所

要反對的文藝界的主要傾向是什麼？他說是一種「非政治傾向」。因此他批評了「芳草天涯」而讚揚了「清明前後」。王戎先生不同意，他說：

「我覺得現實主義藝術不必強調所謂政治傾向，因為它強調作者的主觀精神堅強地和客觀事物溶解在一起，通過典型的事件和典型的人物，真實的感受，真實的表現，自然而然在作品裡會得到真實正確的結論。」

由於受到荃麟先生的非難，王戎先生在他的第二篇文章里作了更充分的說明。他說，承受了五四傳統的中國的現實主義，本身已經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傾向，「沒有必要另外再加上所謂黨派性與階級性的政治理論」。他又說，現實主義本身就要求作家和人民大眾在一起；但僅備有明確的政治傾向和立場還不可能使作家和人民大眾結合。一必須要求作家戰鬥意志的燃燒和情緒的飽滿，這也就是所謂作家的主觀精神。」

這樣的主觀精神從何而來呢？他說，「那必須要有依思想力的推動和引導，所謂思想力，包含有科學的觀點和正確的立場以及社會學的、歷史學的科學和正確的理論。但是，更重要的是作家必須根據這些在實際生活中進行搏鬥和沖激……使這種思想變作一種力量。」所以，他還是認

為「應該強調主觀精神和客觀事物的緊密的結合」。問題正在這裏。是不是今天只是繼續強調現實主義就夠了，用不着再提旁的什麼？是不是現實主義的中心內容就在「主觀精神與客觀事物的結合」？

抗戰中間延安和太後方都會提出過文藝上的民族形式問題。當時兩地都有些朋友也是用「只是強調現實主義就夠了」。這種說法把它打了回去。當時我自己也是這個說法的贊成者之一。然而問題仍然存在。既然五四運動以來中國新文藝的主流就是現實主義了，而且後來更是「包含有明確的政治傾向」的現實主義了，為什麼新文藝的羣衆圈子還是這樣小？為什麼連這個小的圈子也有不滿足的感覺，甚至有的人覺得這也不是現實主義的作品那也不是現實主義的作品呢？

假若我們根據王戎先生的說法來分析，則「結合」，而他們之沒有緊密結合又由於「主觀精神」還沒有「燃燒」，而主觀精神之沒有燃燒又由於「思想力的貧弱」，而思想力的貧弱又由於作家沒有在實際生活中「進行搏鬥和沖激」。粗粗一看，這的確自成系列。但是，假若我們再問下去，為什麼有些作家沒有在實際生活中進

行搏鬥和沖激呢？難道這是先天地地決定了，有的人生而就是搏鬥家和沖激家，有的人生而就不是嗎？假若不是先天決定，大家都還大可努力，那到底怎樣來解決這個問題？從何着手？難道就是喊口號似地，或者做詩似地，叫着「搏鬥啊！沖激啊！」就解決了嗎？這樣一來，王戎先生的說法就有使我們茫然起來了。

其實，凡是在現社會裡活着的人，未有不是在進行着搏鬥和沖激的。地主壓榨着農民的勞作物，商人不滿意衙門裡的捐稅太重，那就是地主的搏鬥和沖激。商人在市場上競爭鬥逐，爭奪為利，那就是商人的搏鬥和沖激。即使是嚴世家吧，逃避現實者吧，只要他還沒有自殺，而逃避不到另外一個輪在床上什麼事不做也不至於餓死的世界上去，他也仍然在進行着搏鬥和沖激，而嚴世或逃避現實不過是他的搏鬥和沖激的一種形式。至於作品，是法西斯文藝也好，為藝術而藝術的文藝也好，也未嘗不是主觀精神與客觀事物結合的。難道世界上還有這樣的文藝作品，或者其中，然沒有了作者的主觀精神，或者其中，重看不見客觀事物，或者兩者雖有，但是互不相干嗎？至於一般的資產階級作家和小資產階級作家的有名作品，那更是結合得緊而又緊的，所以它們才打動我們，抓住我們，一方面在對於社會的不滿或反抗上起了積極的教育作用，另一方面

而又頑強有力地灌輸了我們一些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觀點。難道這樣的作品就是我們所要求的現實主義的範例和標準嗎？

我這並不是誤解了王戎先生的原意。我知道王戎先生所指的並不是一般的博鬥和沖激，並不是一般的 subjective 精神與客觀事物結合，而是一種特定的，革命作家的主觀精神與客觀事物結合。我的意思只是說明簡單地強調博鬥和沖激，簡單地強調主觀精神與客觀事物結合是如何不夠科學，如何容易使人誤解而已。

而且更重要的，到底今天大後方的文藝上的中心問題在那裡？是不是就是在於革命作家缺少革命的博鬥和沖激，與他們的革命的主觀精神還沒有與客觀事物緊密地結合？

○先生在「兩個話劇座談」上說，今天大後方所要反對的文藝上的主要傾向是「非政治傾向」。然而我們並不能把他的意思引伸為他只要政治傾向而不要文藝性，尤其不能把政治傾向理解為「加上一些哲學表白和社會學名詞」。關於「非政治傾向」他本來就有這樣一個說明：「這是常識的說法，當然它根本上還是一種政治傾向。」世界上既然找不出沒有政治傾向的作家，也就找不出沒有政治傾向的作品，問題在他是什麼政治傾向，以及他是否自覺而已，所以，倘若我們的理解不錯，○先生所說的政治乃是指出今天的人民羣衆的政治，也可以說即是人民羣衆的要求。所謂「非政治傾向」乃是指有些作者不去反映人民羣衆的要求，不去解決人民羣衆的問題，不去爲他們戰鬥，不去爲他們服務，而去寫些與廣大羣衆無關的「日常瑣事」，而去宣傳一些清楚的或不清楚的非人民的非科學的觀點。
爲人民羣衆盡了多少力，還可能增強多少，

如何增強，這才是今天大後方的文藝上的中心問題。檢討過去，規劃未來，這都是一個最高的最科學的標準。對於過去和今天我們所有肯定，那應該是廣泛的肯定，並不是只有某幾個作家爲中國人民盡了力，而是衆多的作家不同的程度上都有功勞。這才合乎歷史事實。對於今天和未來我們有所批評和要求，那也應該是廣泛地批評和要求。因爲這也是事實。中國的人民的痛苦和要求在文藝上還反映得不够廣，很不够深；而新文藝所能達到的羣衆圈子也還很不够大。在過去，或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或由於客觀環境的壓迫，大後方的作家還不可能更密切地與人民羣衆結合，但在今後，民主的條件將要經過我們的努力奮鬥而逐漸獲得了，而文藝與羣衆結合又已經在中國一些民主地區成爲一種思想上與實際行動上的巨大運動，則新文藝如何首先在內容上其次在形式上更適合廣大羣衆的要求就是一個異常重要的問題了。

誠然，這也可說就是現實主義的發展問題。我也知道大後方的朋友們所說的現實主義並不是一般的現實主義（或者說資產階級的現實主義）而是一種特定的，對於一般進步作家要求着人民大眾立場，對於馬克思主義作家則還要求着無產階級立場的現實主義。因爲無產階級立場正是一種最有遠見的最徹底的代表了人民大眾利益的立場。五四以來的現實主義，王戎先生說它具備有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傾向，這是不錯的，但假若這是指比較廣泛的現實主義，則其反帝反封建就有澈底與不澈底的差別，即是說也仍然有階級立場的差別。那麼這就不是一個有沒有一必要「加上」的問題，而是一個事實。王戎先生又說，作家要和人民大眾結合，僅僅有着明確的政治傾向和立場是不够的，也不可能。這也需要加以分析。僅僅有了進步的政治傾向自然還不等於與人民大眾完全的密切的結合，但難道不是與人民結合的第一步，而且是不可少的第一步嗎？至於人民大眾或者無產階級的立場的獲得，王戎先生似乎以爲很容易，其實並不是這樣的。自以爲有這種立場那是容易的，某些時候在某些問題上有這種立場那也是比較容易的，要真正一貫地明確地有着這種立場，那就不容易了。那要經過了長期的思想上的教育與行動上的實踐。倒是王戎先生所強調的「主觀精神的鍛煉」「博鬥和沖激」這不但不是不夠的，而且，時可能是與人民大眾相結合的。革命的歷史證明過，自以爲是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的革命作家，僅僅憑着主觀精神的燃燒與與博鬥，曾經給無產階級事業帶來很大的損害。革命的文學歷史又證明過，自以爲是站在人民大眾的立場上的作家，僅僅憑着主觀精神的燃燒與博鬥，曾經發展到與人民大眾對立起來。

所以我認爲今天的現實主義要向前發展，並不是簡單地強調現實主義就夠了，必須提出新的明確的方向，必須提出新的具體的內容。而這個方向與內容也並不是簡單地強調什麼「主觀精神與客觀事物緊密的結合」，而是必須強調藝術應該與人民羣衆結合，首先是在內容上更廣闊，更深入的反映人民的要求，並盡可能合乎人民的觀點。科學的觀點。其次是在形式上更中國化，更豐富，從高教到低教，從新的到舊的，都一律加以適當的承認，改造或提高，把藝術的羣衆圈子十倍地以至百倍地擴大開來。
要達到這樣的目的，我們的思想首先要來一個改變。我們要對於自己是否已經獲得了人民大眾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加以反省，我們才可能成



風潮

(中篇創作連載4)

羅高

當學生的長列的隊伍沿着原路回去時，大街上的人還是像先前一樣的排在兩旁，忽然從人叢中擠出一個中年的婦人，她頭上挽着一個圓圓的髮髻，臉上充滿着慌張的神色，兩隻解放的小足點在石板路上一歪一歪的跑到隊伍的前面，在擔架上的馬蓮生身旁停下了，她一把拉住了担架，望着馬蓮生蒼白的臉大聲的號啕起來了：

「兒呀，你怎麼被打得這樣呀，那個天殺的打得你這樣呀！……」

担架停下來了，隊伍阻塞了，兩旁的觀衆起擁上前來，看着發生了什麼事。

李靜華擠開了身邊的人，一手扶着那婦人。馬伯母，「李靜華的眼裡也不由得擠出了淚水。一馬——伯母。」

馬蓮生臉上的蒼白色也褪去一些，一種激奮的溫熱感使她恢復了神志，泛出微紅的臉上有幾顆珍珠似的晶瑩的淚珠擠出來，流向雙頰邊，她突然放聲哭起來，「媽！」她把兩手從褲襠裡伸出來，摟住匍伏在她身旁的媽媽，哭成一團了。

雖然四圍擠着很多人，可是他們都壓着什麼壓窒住了，連呼吸也屏息住了，老年人的臉上掛着淚珠，有的發出輕微的嘆息。

靜默了兩分鐘之後，李靜華才開口勸住了馬蓮生的媽媽，「馬伯母，送蓮生去醫院罷，病是再就擱不得了。」她用手挽起那婦人，扶着她一

路走在担架的旁邊。人的圈子散破了，四圍的觀衆只在隊伍的後面送出碎散的話，「這婆婆子真可憐呀！」「那該死的校長！」「唉唉……」

馬蓮生和另外兩個受傷的同學都被送進一家教堂附設的博愛醫院，醫生檢查之後，告訴李靜華說馬蓮生的心臟衰弱，需要住院靜心療養，其他兩個同學也要住院兩三天。而且醫生拒絕了馬蓮生的媽媽和李靜華守在醫院裡，說是不能讓病人多受刺激，親近的人在身邊反會加重她的病。這樣，又使馬蓮生的媽媽哭了一場。最後，李靜華才勸服了她，送她回到家裡。

這一天下午，李靜華自己也回到外祖父的家裡。

七

李靜華的外祖父徐順卿，是這個小城裡的世家，又是這個小城裡的大地主。他今年已六十開外了，妻妾子完全是銀白色的，臉上肌肉鬆弛得起了大的皺紋，擺出了一副老人的慈祥的面貌。可是二十年前，他在這一帶是很有勢力的人物，直到現在他已推開一切不管事了，但他昔日的威嚴還隱隱存在着，各鄉鎮的首長進城時還要來拜望他老人家，出了什麼事時還要來請他一聲吩咐。他在地方上直到如今還掛了一些名銜，進德女學校董就是這些名銜中的一個，雖然他並不

心地到人民大眾中去學習。我們要對於自己的藝術作品與藝術思想是否已經完全符合人民大眾的要求和利益加以反省，我們才可能使自己的作品更羣衆化，使自己的理論更科學。

所以首先應該強調的並不是什麼「主觀精神與客觀事物結合」，也不是什麼「搏鬥和沖激」。我也曾反覆地想過，是不是王戎先生進過那一套文學的字眼，「燃燧」，「擁抱」，「搏鬥」等等所要表達的意思不過是強調我們普通所說理論與實踐結合的重要，尤其是實踐的重要呢？假若是，那是沒有問題的，難道我們認為理論與實踐結合不重要嗎？難道那個革命作家連這道這道一個起碼的知識嗎？問題在這里：我們只是喊口號似地，或者做詩似地強調並不能解決問題，我們要根據實際的情況加以研究分析，找出實際所

在來，然後給以真正的解決。

爲什麼革命隊伍（革命作家在內）里面有着論與實踐還不一致，或實踐不足的現象呢？難道他們的進步政治傾向，他們對於進步理論的認識與堅持，都是虛偽的嗎？不是的，由於社會的壓迫，難道他並不是出身於勞動人民，但却與勞動人民處於相同的命運，他們才左傾，才在勞動人民的事業中來找他們的出路。這是真實而又真實，並不是虛偽。但是，他們或者由於看到人民的敵人還是如此強大，看到人民的事業是如此艱難，如此殘酷，或者由於尚未能深刻認識人民的力量，經常參加人民的鬥爭，從之得到砥礪和改造，於是原有的階級出身給他們的搖擺性，虛弱性就在一定的時候顯現出來了。這自然也是真實又真實，但是並不能就簡單地根據這一面去否定其革命的一面。而且我們應該有充分的信心相信他們（其實應該說我們）是可以克服其弱點，更

過問學校裡的事，但是他還擔負學校經費籌措上的一部分責任。老人唯一的抱恨終生的事就是他一生沒有子嗣；只有前妻丟下一個唯一的女兒——李靜華的媽媽徐玉秀。不用說他全部的愛都投在她身上了。

徐玉秀在南京讀大學時和李靜華的爸爸李寅士由自由戀愛而後結了婚。李寅士是地縣的一

種優美而又崇高的完美的性格，她從小就不喜歡打架和罵人，她聽到媽媽講過很多中國和外國的偉人的故事，這使得她一進中學就接近了一些純正的同學，參加了許多有意義的課外活動。她非常愛她的母親，她覺得母親與她相依為命，而且完全爲了愛她而犧牲了她自己的，常常在母親用溫柔的感觸來打動她避免參加某些活動時，她用同樣的溫柔和一些動人的故事來感動母親，使她不自覺的溶化在自己的意見裡，而同情起她來。她不歡喜父親，她同他沒有感情，她甚至於討厭他，雖然她從小受到的教養使她不會當面忤逆他，可是她從來不聽他的教訓，她對他每天練習帖，臨帖古書等嗜好很感厭惡，她覺得官僚習氣已經深入到他骨髓裡了。而李寅士也命從自己女兒的明澈深遠的眼睛裡看出她對自己的卑視來。

家破落世家的子弟，在大學讀書時是一個埋頭用功的好學生，大學畢業後在學校當了兩年助教，跟着岳父的津貼出了洋，在抗戰前一年才從外國回來。他回國後就在首都××機關擔任機要秘書的職位。他爲人謹慎，聰明，而且很有才幹，因此很得到他在外國留學的先後同學，他的現任主官的信任。他可算是官運亨通，一帆風順了，可是在家庭中，由於歷史上的關係，他並沒有顯著的優越地位，又因爲他習慣了官僚習氣，所以他完全得不到他忠懇的妻子和秉有母親優秀的氣質而又受着新思潮影響的女兒的同情，所以他們的家庭生活過得很不相安。李寅士出國時，徐玉秀帶着才兩歲的女兒回到娘家來，直到李寅士隨政府西遷的民國二十七年，他才帶着女兒一同上重慶去，去年湖北戰事吃緊，他又帶着女兒回了娘家。她二十四歲上生了李靜華，一直到現在還有第二個孩子，所以她把全生命的愛都放在李靜華的身上。跟着李寅士對李靜華，什麼訓練時，她會不顧一切的袒護着自己的女兒。有一次因爲李靜華參加了反對飛機運狗的活動，回家煮到李寅士一頓嚴厲的責罰，她便怒氣沖沖的詰問着他：「你不想想你自己這份官兒是怎樣得來的？！你搭官架子可不要搭在女兒身上呀！她是我的女兒，你又未曾抱過她一晚半晚，你敢動她一根

頭髮，看我不捉住你這條西製領帶同你拚命。」而的確也是如此，她從小親自帶李靜華的奶，把她帶在身邊沒有離開過。她自己在大學裡學的是教育，她懂得兒童心理，從不讓自己的女兒受一點委屈，她用一個做母親的摯愛感化她，使她走上潔白而又純靜的路。

而李靜華呢，在她母親溫柔的撫愛下養成一種優美而又崇高的完美的性格，她從小就不喜歡打架和罵人，她聽到媽媽講過很多中國和外國的偉人的故事，這使得她一進中學就接近了一些純正的同學，參加了許多有意義的課外活動。她非常愛她的母親，她覺得母親與她相依為命，而且完全爲了愛她而犧牲了她自己的，常常在母親用溫柔的感觸來打動她避免參加某些活動時，她用同樣的溫柔和一些動人的故事來感動母親，使她不自覺的溶化在自己的意見裡，而同情起她來。她不歡喜父親，她同他沒有感情，她甚至於討厭他，雖然她從小受到的教養使她不會當面忤逆他，可是她從來不聽他的教訓，她對他每天練習帖，臨帖古書等嗜好很感厭惡，她覺得官僚習氣已經深入到他骨髓裡了。而李寅士也命從自己女兒的明澈深遠的眼睛裡看出她對自己的卑視來。

李靜華去年隨着母親第二次來到這個城市裡來的時候，她看到外祖父已經變得益發蒼老了。她知道外祖父對她是非常熱愛的。真的，他只有這一個外孫女，而且她又是一個沒有了外祖母底慈愛的孩子，他一生總算律已很嚴，他只要一看到自己可愛的外孫女，就會想到那逝世已久的賢德的妻子，他就把雙倍的爱加在她的身上。她在他第一次見着她的時候，他就差不多每天都要抱着她，逗她，教她種種的要法，舞，行

革命化，也對更加工業化的。只是要經過比較長期的思想上教育與行動上實踐。這已經是一個爲歷史所證明的事實了。

又是思想上教育，又是行動上實踐，到底那一個重要呢。那是要看什麼具體情況下的。一般地說，雖然理論都是從實際中來的，但在解決具體的實際問題的時候，又總是首先要具體地從思想上解決。所以延安的整風運動首先是通過思想，然後是到實際工作中去考驗，然後是不斷地反覆地從思想與實踐兩者來貫徹。只是抽象地強調實踐的重要，也還是不能解決問題的，正如只是抽象地強調理論的重要並不能解決問題一樣。

(上接第廿五面)並不止於第一步的分配，而且是有計劃地要使它成爲「模範農田」，「大小農場」的，這正是集體生產的第一步啊！

因此英國的社會改革是不同於新生國家的土地改革的。兩者有着根本的歧異。前者是爛熟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改良主義」，後者是——殖民地國家新生的社會變革，可注意的是不備有了一些改變了，而且是指出一個明確的界限。那就是：不屬於資本主義統治的半殖民地，一部分是已經決絕了資本主義；一部分是正在丟棄資本主義的重負。

這見出了什麼呢？見出了：兩種制度的比重的變遷。資本主義經濟力量是相對地，絕對地削弱了，社會主義經濟力量是相對地，絕對地鞏固和發展了起來。

(一九四六，二，廿八，)

「嘩，門門飛啦，他常常在親友面前誇獎她，你看這個孩子真是活潑的奇怪呀！」那些人總是又阿諛又真心的稱讚着她，「華華真是又聰明又漂亮呀！」於是許多羨慕而又尊敬的眼光便投射在徐玉秀的身上，她也覺得渾身散發着異樣的光彩地舒暢的笑着。所以當這一次徐玉秀領着十六歲的李靜華回到他身邊時，她第一句就問父親，「爸，你看華華她是活潑的奇怪嗎？」於是老人除下老花的眼鏡，把李靜華拉到面前，仔細的將她看了一會，說，「華華是長得越發美麗了，搜着他帶起一陣宏亮的聲，他的老淚幾乎笑出來了。」

李靜華進了進德女校以後，她的外祖父要去和學校講，給她外宿外膳，李靜華當然不滿意這樣的特殊，她還沒有向外祖父說，徐玉秀就已經從她臉色上看出來了，她就向自己的爸爸說，「孩子在重慶過慣了學校生活，聽她去罷！」這才使他打消了原來的意思。但是，在李靜華每星期放假回家時，他還是問長問短的，「學校裡的伙食吃得來嗎？」「床舖上有沒有臭虫？」而李靜華總是一概回答着：「好啦，爺爺放心罷，學校裡的生活怪安適呢！」這才使老人放下心來，但他總還先要預備一些醬肉，醬菜，餅乾，罐頭之類的食品，等她星期天回家給她帶回學校去，而李靜華也落得和同學們在像和尚打齋的伙食上加上一點油水。

當李靜華從學校回到家時，她母親正和外祖父在廳堂裡嘖嘖咕咕的談着什麼，她走上前去叫了聲「爺。」

她的媽媽趕緊把她拉過身邊來：「華兒，我正和爺爺談着你呢，昨天聽人說

你們學校裡開什麼事，我想你總會回來告訴媽一聲的。剛才又聽徐媽說在街上看到你們遊行，說你還帶着隊走在前面，又說你們到縣政府去了。我正同爺爺急得不曉得怎樣是好。」她好像受了許多委曲般的，眼睛直瞪着李靜華，一會又把眼睛轉到外祖父的臉上。「你也該曉得爺爺是你們學校的校董，本地地方的人又不開通，你這樣大搖大擺跟同學們一夥兒胡鬧，你也不想你爺爺和媽多為你紅心嗎？」她說着說着，眼眶也紅潤起來了。

李靜華緊緊的握着媽媽的手，沉默了半晌，這才開口說：

「媽媽，不是我們有意鬧事呀，黃校長要她的姪兒打人，打傷了我們好幾個同學，有一個傷得好重呢！是用大臉盆從頭上擲下來的呢！」

「什麼？用臉盆打人，真是豈有此理！」外祖父驚愕的睜大了眼睛，忿忿的說：「這成什麼話呀！」

「可不是，」李靜華的眼眶也紅了，「就是上次同我一路來家的那個姓馬的同學，媽還說她直爽得可愛的那個馬蓮生呀！現在她們幾個都送到博愛醫院去了。」

看看女兒可憐痛楚的樣子，徐玉秀的心裡軟下來了，她一邊拉過一張藤椅，把李靜華拉到椅子上坐下來，一邊說：

「你說怎麼鬧起來的，你從頭說給爺爺聽聽。」

李靜華看看外祖父的氣憤憤的臉孔說：

「前天晚上開伙食會議，黃校長報告說要加伙食費，同學就說請校長公佈一下賬目，發一個條子，讓我們回家時拿給家長看，」李靜華聽了媽媽一眼，看到她正頻頻點點頭，「校長就生氣

寫給我的朋友

高士英

當陽光輝在沉默的牆角裡
歸鳥正在碧藍的天空盤旋
我孤獨地坐在寂寞的廊下
沉思於已往的甜蜜與痛苦裡

×從外面走進來

給我帶來了你的第一封信
微笑在我臉上展開
好像獲得一個金黃色的寶盒
在夕陽下我細細讀着
美麗的詩句映進我的眼簾
我的心房跟着那些詩句
在跳動……

晚上

在油燈下又細讀一遍
豐富的感情在字面上發光
活潑的理智在字句上躍揚
你說話的聲音彷彿就在我耳邊
你輕盈的姿態彷彿就在我面前
我恨不得立刻與你握手
立刻與你談天

那知道說話的機會已很少
那知道寫信又這麼困難
那知道路途又這樣遙遠
那知道交通又這樣不便……
你告訴我做的是學校保管工作
這工作會使你不容易離開崗位

明天的爲我們不該問他的賬，還說那個要再開口，問限不臉的開除。我們代表還沒有說話，外面的同學就七嘴八舌要校長公佈暴行，她氣起來了，就要她的姪兒黃求福打人，還說打死了有她！

「噢，」徐玉秀驚駭的嘴進來打斷了李靜華的話，「就那樣打傷了人嗎？」

「要不是訓育主任攔住了，那時就真的會打傷人了。」李靜華又說了下去，「訓育主任把校長一把攔住，後來她就不曉得跑到那裡去了，第二天，那個訓育員黃求福，……就打傷了好幾個同學。」

徐順卿顯然被李靜華的話激動了，但是他還靜靜的慢吞吞的……

「你們要查她的賬，本也不合手續，不過小孩子不懂事，她總不能說出打人的話。」他想了下，又接着說，「再說中途加費，由學校發一個通知給家長本也應該的。」

徐玉秀看着徐順卿在思忖着，她接過口來說

「黃校長這樣怕提起賬來，一定她的賬目不能拿出見人！」

李靜華聽到媽媽的話是衛護着她，她心裏放下了了一塊石頭了。

「她拿出什麼賬呀，每學期收到五六百同學的雜費，我們連洗腳水也沒有，開水也常常沒有喝，飯總是煮得不够，吃得慢的同學就要餓肚皮！」

「這成什麼話！」徐順卿真的發起脾氣來了，「怎麼你平時來家總不提呢？」

「我怕爺爺發脾氣，引爺爺嘔氣。」李靜華這句話更給徐順卿心頭的怒火上澆了

一瓢油，他嚇的站了起來，把兩手向後一抄，嘴裏咕咕的說：「前一個各鄉的人來，說梁縣長怎樣的爲難他們，我都捺下性子不想多管了，誰知他用的人都是來剝奪本縣的……以前我們創辦這個女校時，原是想好栽培一些人才，他來本縣後，推舉他的姨姪是怎樣有資格，有資歷，我本想推舉玉秀，但是又怕當校長太勞神，誰知他的姨姪竟是一個潑婦，……我一定要拿點手段給他看，他別以爲是梁專員的姪兒，有靠山，便可胡作非爲，哼……」他把手從身後抽出來，緊緊的握着拳頭。

「爸！」徐玉秀看着徐順卿氣惱了，她心裡忐忑的跳個不住，她不知所措起來。

「爺爺，今天我們到縣政府去，王秘書說，梁縣長要召集董事會開會來解決這次學潮呢！」李靜華定着眼睛看看外祖父，徐玉秀起身倒了一杯茶來遞給他。

「要他召集什麼！黃學英見他的姨姪，他豈有不偏護他的道理。我看還是我先去找董事們來談談。」徐順卿一面對李靜華說，「你去書房給我手杖拿來。」

李靜華站起身來，徐玉秀却又攔住了她。

「爸，你還是在家歇歇罷，我想梁縣長一定要好好的處置的。」

「不，我去。」徐順卿斬鐵截鐵的說。李靜華把手杖遞給外祖父，他就拄着手杖，邁步出門了。

「華兒，」徐玉秀和李靜華送徐順卿出了大門，她們又回到廳堂裡坐下了，「你說那個姓馬的同學傷勢怎樣啦？」

日子就會消磨在機械的工作，況且你又要撫育三口兒女，他們也會不讓你得到空閒，這樣你的生活——就被壓在家庭重擔下面

家庭重擔啊

不知道墮毀了多少青年母親

你，是富有能力的女性

你，是富有文學天才的青年

你有着豐富濃厚的情感

你有着活潑而清靈的理智

你有着鐵一般對於事業的責任心

你有着火一般對於工作的熱誠

你應該發揮天才——培養你的個性

像嬰兒離開了母親

寂寞抓住了我的腳

像游子離開了故鄉

憂愁纏繞了我的心腸

雖然××她們常來看我

（還帶了他們的朋友）

來幫我寫信寫詩

但這樣並不能解除我的寂寞

我的寂寞

是爲了懷念過去的生活而產生

我的憂愁

是爲了音訊的隔絕而加深

我還有弟妹在家鄉呼喚

我還有親戚同學在南方叫喊

我還有親戚同學在南方叫喊

「醫生說她比較危險，心臟衰弱得很，最少需要靜養一個星期呢，」李靜華頓了一下，「醫生不許我們去看她，說怕使她受刺激，連她媽媽也不許去看呢！」

徐玉秀驚駭的一抖，「她媽媽也曉得了？」

「馬伯母哭得像淚人兒一樣，她帶哭的咒罵實校長，說是馬蓮生一有什麼三長兩短，她要和姓拚了這條命！」

「可憐，」徐玉秀蓮聲的嘆息着，「這樣的校長，真是誤人子弟啊。」

「華兒，你今天不要你去學校了，今天在家陪媽媽一晚。」

「不，媽，我要回學校去。同學都在學校，我一個躲在家裡不好，何況又鬧了這回事，校長一回校點名，我又沒有請假，不是又說我搗鬼的鬼。……媽，你讓我回校，下星期放春假，我陪媽媽爺爺一個禮拜……媽，讓我去嘛！」

徐玉秀憐逆不過女兒的意見，最後她終於說

「這麼說，我不留你在家過夜，你等爺爺回來再去不遲。」

「快五點了，學校五點半點名，我要點名之前趕回學校。」

「那你吃幾個雞蛋再走，我替你煮糖心蛋去。」

徐玉秀親自到廚房去煮蛋了。李靜華一個人在廳堂裡走來走去的想着，「爺爺真是個好人，有爺爺出頭，我們這回事情不會失敗了。」她想着，心裡突地愉快起來了，她迅速的從廳堂背後向廚房跑去，一邊大聲的叫着：

「媽，我來幫你燒火，我要學學媽媽煮蛋的本領呢！」她聽到媽媽叫她坐坐，休息休息的回聲，但是她還是滿心愉快的向廚房跑去。

八

遊行的第二天早上，王如珍來進德女校找李靜華，從她急促的步伐和雙眉深鎖的臉上可以看出她正有着什麼焦慮的事情。她一見到李靜華，就拖着她的膀子，悄悄的说：

「昨天晚上——」

「怎麼，你們回校後鬧出什麼亂子嗎？」李靜華惶恐的打斷王如珍的話，她的昨天下午回家帶來的愉快的心境上，突然蓋上了一層暗影。

「那到沒有！昨天晚上縣府教育科王科長來省中找徐校長，在校長室囉嗦了半天，後來校長送他回來，臉上縮緊得怕人……再加上今早王科長的兒子王冲玉來校說，他爸爸昨天晚上大訓誡了他一頓，還罵他說：『你們學生能鬧出什麼名堂來，進德女校的事明後天就可以解決了。』……我們從這些事上看，恐怕情形不大好……」

「讓他們鬼鬼祟祟去罷」李靜華憎惡的說。她又把昨天下午回家的情形告訴了王如珍，王如珍的緊張的臉上也露出了笑容：「這就好了。」

王如珍猶豫起來了，她終於說了出來：「那麼我們還要取什麼行動嗎？蘇必信是這麼說的，再來一次遊行，用我們的鐵錘砸碎那些陰謀詭計。但是他不明自現在的情況……」

李靜華沉思了一會，興奮的說：

「再來一次，王秘書答應放寬我們的條件的，我們正好藉這個理由去問他，不過，省中的同學——」

「昨天大家回來時，情緒很激昂，我想沒有

我還有同志朋友在北方招手

爲了你，爲了他們

也爲了幾千萬的中國青年

和沒有機緣同我相知的朋友

我決意從事於新詩的習作

我決意寫起我的所謂「詩」

詩啊詩

牠是寂寞者的歌聲

牠是不平者的呼喊

牠是憂愁者的音樂

牠是大眾的喉嚨

詩啊詩

牠是文人的鞭便武器

牠是文人的手榴彈

牠會炸開人類的心靈

牠會驚醒大眾的迷夢

詩啊詩

牠是文人的生產工具

牠是文人的軛磨機

牠會磨碎製成美味的文化食料

牠會安慰孤獨者的精神

詩啊詩

牠有牠內在的矛盾

牠有牠的發展過程

鬥爭是牠的血肉

藝術是牠的外衣

詩啊詩

牠應該不受傳統形式的拘束

牠應該不受陳腐習慣的限制

只要它能訴出人間的痛苦

什麼問題的。」王如珍看到李靜華逼變的眼光，這樣肯定的回答她。

「那麼，決定今天下午一點！」李靜華激動的說，讓他們看看我們自己的力量！而且這樣也會給爺爺他們更好說話些。……」

★ ★ ★

當進德女校的隊伍由後街抹灣左轉的時候，小余尖利的眼睛第一個看到校長黃學英遠遠的走過來，她搗了大朱一個拐子，「嗷，黃牛，我們請她來和我們一路去縣政府。」小余的話才說完，她的脚已飛向前去，等到黃學英看到十幾個同學衝上來時，她已經躲閃不及了，她索性停下手威嚴的站着。

「校長，我們請校長跟我們一路去縣政府。」同學們一個個圍住黃學英圍在裡面，觀衆又在她們的外面圍了一個大圈子。

「去就去，動手動脚的幹什麼！」看到同學們要來拉她，黃學英瞪起眼睛發怒的說。

「諸位請讓一讓。」同學的小圈子衝破觀衆的大圈子，黃學英被圍簇着走到學生的隊伍裏。街上看熱鬧的人擠得更多了。驚異的，想咒的，疑慮的……各色的眼睛都集中在黃學英的身上，像槍手瞄着靶子一樣。

「那個穿綠襪袍的是誰呀！」

「就是進德女校的黃校長啦！」

「怪不得人家說她棍拿子打傷了學生，看她那樣子多結棍，一臉的兇相哪！」

「這種人也配當校長！」

「真是——」

整個的街道沸騰了，人聲嘈雜着，頑童成羣的在隊伍的左右啦啦的叫着，向黃學英擲擲的做鬼臉，前後左右的衝撞着，不斷的有孩子從街

道兩旁的人羣中擠出來，參加到孩子們的隊伍裡。……

而黃學英呢，她昂着頭，兩眼直向前方，微微向上擡着，她走在最前排的學生代表中間，她的兩頰的顴骨因仰視而更顯得突出，她的傲慢的神態宛如一個牧師一般的鎮定，有時她也被兩面觀衆異樣的喧嘩而扭轉頭來的憎惡的瞥視一下，但是一忽兒她又恢復了原來的姿勢，好像不屑再顧視一眼一樣。

在進德女校的隊伍和省中同學的隊伍匯合的時候，突然從省中的隊伍裡爆發出大聲的嗷叫：「把兇手送到法院去，關到牢裡去！」

整個的隊伍都吼起來了，孩子們在隊伍的兩旁附和着，一些好事的人紛紛從茶館裡，人羣中擠出來。

「好哇，好哇，送到法院去。」

李靜華和代表們商量了一下，決定把隊伍轉向法院的方向，這時，黃學英的臉上開始泛出又紅又白的顏色來，她偏過頭向李靜華說：「去縣政府呀！」李靜華還不及回答，王其超的嗷嗷的嗓子突然叫了出來：「去法院，不會難為你的，國家的法律，就是制裁犯罪的人呀！」

黃學英不再響了，她儘力想恢復剛才的鎮定，但是他已漸漸不能支持了，他的腦子裡開始轟轟的響着，四面巨大而喧嘩的音却越響越進她的腦海裡來，她只是昏昏的被人羣擁簇着她沒有想到的地方去。

法警在法院門口攔住羣衆，只放了幾個代表和黃學英進去，小孩子們從法警的身旁鑽了進去，他們用槍桿攔截住他們，但是後面的人潮愈擠愈緊了，「啊呀，」人們像河水決堤般的衝進法院的大門，法警被擠得東倒西歪的跌在人堆裡，

只要它能說出人類的不平

讀了會娓娓動聽

聽了能引起共鳴

這就是「詩」

這就是我的所謂「詩」

如今，我們雖然不能見面

我們雖然不能談話

陽光尚在對岸的山頭射來

你的聲音和影子

彷彿就躲在對岸的山村裡

而——

信是我們倆的船隻

詩是我們倆的橋樑。

他們緊緊的抱住槍桿，在人的潮浪中浪來浪去。

代表們被喚進去又出來了。王其超口裡唧唧噥噥的吹了一陣，高聲的叫着：「省中和進德女校

的同學請一列退出法院門外，穿軍服的小學生也請退出去，大家幫幫忙維持秩序，否則法院不

受理了。」兩校的同學幫助法警把秩序維持好了，人們都在法院門外伸長着頸子窺探着，只剩下

一些衣冠齊整的特別觀衆站在法院的兩排屋簷下，大院子裡清靜起來了。黃學英的臉色慘白，

用她光散散的眼睛凝視着院子裡的大樹上，一個穿藍長衫的女看守跑過來請她去偵察庭問話，她木不地跟在幾位代表後面，由大庭的左自轉過一個小院子進到法院裡面去了。

（未完）

★ ★ ★

我們的抗議

二月十三日廣州市政府社會局，非法禁售禁印「自由世界」，「文藝新聞」，「新世紀」，「學習知識」等四個雜誌。當敵寇投降，廣州光復，同人為宣揚民主，爭取自由，推進和平建國工作，在廣州先後創刊雜誌。在創刊前，曾依法向廣州市社會局呈請登記，一面辦理登記手續，一面先行出版。數月迄今未有特殊事故發生，不料二月十三日下午一時，突有一掛有市府職員證章，自稱為姓謝的，帶有警察一名，便衣人員一名，到兄弟圖書公司，國華書店，出示廣州市社會局長黃曉暉手令一紙，謂「自由世界」，「文藝新聞」，「新世紀」，「學習知識」，等四雜誌出版手續不合，內容「謬誤」，應予禁售等語。強迫該書店將「自由世界」第五、第六、七期合刊，「文藝新聞」第一號，「新世紀」第一期，「學習知識」第四期交其沒收。後經該書店交涉，並向其索取正式公事，始答應封存不賣，聽候發落。下午三時，饒某又至該書店聲稱：係奉行營命令，不沒收，但不許販賣，同時市面其他書店亦接到類似命令。承印「文藝新聞」之奇文印刷所，於二月十四日也被四便裝大漢光臨，威脅不許再印，聲稱：「如不服從，當以特種手段對付！」致使已付排之「文藝新聞」無法出版。

此非法破壞言論出版自由事件發生後，全市震動，新聞文化界莫不奔走相告，為廣州市社會局的非法行為表示憤激。同人為明瞭真相，並面向市社會局交涉，請其收回成命，推出代表三人於當日下午二時半至市府晉見黃曉暉局長，袁局長派社會局主任秘書馮君出見。代表們當即向其質問：一、執有秘密手令，向各書店禁售「自由世界」等四雜誌人員是否為社會局派出？二、禁售四大雜誌有何根據？當蒙馮秘書答復：一、派赴各書店禁售「自由世界」等四雜誌人員確為社會局所派。二、此次禁售四雜誌，係奉上海命令，理由為執行收復區報紙雜誌臨時管制辦法，凡未經批准之雜誌報紙不得出版。代表們詢以既奉上海命令，係奉何方命令，請其說明，國防最高委員會已正式通令全國廢止束縛人民四大自由的各種法令，戰時出版法亦已修正，「管理收復區報紙雜誌通訊社雜誌電聲廣播事業暫行辦法」一除以前屬於敵偽及附逆之產業處理部份，應由內政宣傳兩部另行制定辦法外，其餘部份一概廢止，和平建國綱領亦規定「修正出版法，將非常時期報紙雜誌通訊社登記管制辦法，管理收復區報紙雜誌通訊社雜誌電聲廣播事業暫行辦法，戲劇電影檢查辦法，郵電檢查辦法等，予以廢止。」堂堂法令見之於全國各報者不日一日，上海各地且由各雜誌社發行人直接向政府負責，自由出版發行，為什麼廣州偏要執行業經廢止之法令？馮秘書答稱：所謂奉令，實不便指出為何方命令，可以說有，也可以說無。代表問：是否為社會局自己決定的？馮秘書又答：可以說有。

(上接第十九頁)

「英國的外交政策，顯已臨到十字路口，二者必擇其一：與美國商討三國關係之續，停止行動以與蘇聯作有力的政治磋商呢？還是使美國更加認識對英國的支助，作友誼的估計呢？前者多數的美國人將不贊同，而後者則美國倘認為英國是有力的合作者，則不能坐視英國在世界的地位日趨衰弱。……英國在美蘇兩大極端之間，失其行動自由，已日趨明顯，一再表現其為美國外交之優等應聲蟲。在莫斯科會議中，對巴爾幹各國政府及原子彈問題，美國或進或退，英國無不亦步亦趨，事無巨細，英國必與華盛頓先行磋商。此在蘇方視之，乃英美組成集團之不良含意。因之蘇方現正對較弱之一方施以反擊，……而打擊之地乃在希臘與爪哇。至是相信「英美集團」之最後理由，亦告破產。因為英國無論予美國以何種支持，其所得在日見其少。」(倫敦經濟學者)

這就是英國的反蘇逆流所遭遇的。兩方面都在傍徨，兩方面都在互相抱怨，這不是活畫出「反蘇逆流的前途了嗎？」

從戰爭到和平，世界的歷史事實已經告訴我們：每一次國際團結合作的勝利之，會有一次反團結合作的逆流，而每一次起了反團結合作的逆流，緊接而來的是團結合作的新勝利。德黑蘭之後，有雅爾達，雅爾達之後，有波茨坦，波茨坦之後，有莫斯科。一切的逆流，不過是在團結合作的勝利與勝利之間的掙扎而已。

和平團結，終將是國際的主流；和平團結，也終將是中國的主流——團結，是統治一切的！

，也可以說不是。社會局是執行恢復區暫時管理辦法的法令。關於報上說已經廢除，社會局尚未接到命令，報上登的不足為憑。代表們以其等復過於離奇，乃聲稱：社會局是否已接到命令，我們老百姓無從知道，我們所根據的是政府通訊社中央社所發出的，國防最高委員會通過公佈下來的命令。蔣主席的四項諾言，也說得明明白白，難道還有人偽造消息？中央社電訊不可靠，何方電訊可靠？政府口口聲聲談軍令政令的統一，為什麼又自己來破壞呢？馮秘書說，這是手續問題，社會局是一個三級機關，不能自己作主，一定要等上峰命令。代表們拿了當天一份本市報紙給他看，內有十二日中央社電云，國防最高委員會通過之人民享有身體，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之自由，凡一法令之已經明令廢止者，不再經廢止手續。一所謂恢復區雜誌報紙等官制辦法，既明令廢止，還有什麼要等「接到命令」的？馮秘書沒有別的話說，只堅持須接到命令。最後我們的代表提出了：（一）請社會局遵照政令統一，收回禁止發售成命，（二）保證今後不再有類似情形發生等請求，便告辭而出。

這就是我們爲了這次被非法禁售和社會局交涉的經過。社會局妨害人民言論出版自由已極明顯。因爲一、雜誌社於呈請登記時既未經批駁不准出版，俟出版後幾個月始禁止發售。二、既認某某等雜誌爲「內容荒謬」欲加禁止，爲何不直接命令該刊發行人停刊，而私自派員至各書店查禁，亦未帶有正式公事，偷偷摸摸禁止發售，甚至於恐嚇印刷所，不許印刷。三、戰時出版法經已修正，雜誌社發行人，直接負責，不需再有過去種種麻煩登記手續，只要經向地方當局備案手續即可出，各版，重慶上海各地均已實現此辦法。獨有廣州地方當局堅持所謂須得內政部批准發許可證，始准出版。試問：本市官辦黨辦的一些雜誌經過這些手續沒有？四、所謂恢復區官制辦法業已由最高當局明令廢止，市社會局還要以此爲藉口，違背蔣主席宣佈實現民主之諾言，同時亦違背國防最高委員會之決議法令。

今日，政治協商會議已告完滿結束，蔣主席四大自由諾言亦已實施，和平建國綱領公佈，中國已走向民主、團結和富強的時候，我們對於廣州市社會局這種違背法記妨害言論出版自由之行為表示抗議，並請各開明長官，各黨領袖，社會賢達，文化出版界，青年學生界予以我們以正義支持，須知這件事，不是簡單的禁止幾個雜誌發售的問題，而是中國政治能否民主的問題，亦即是民主與反民主的鬥爭，我們懇請各界開明人士的同情和支援，爲爭取民主，爭取言論出版自由，我們將不惜付出任何代價，我們要堅決抗爭到底！

自由世界社 文藝新聞社 新世紀社 學習知識社

三十五年二月十五日

編者 作者 讀者

政治協商會議結束以後，中國法西斯份子死硬派，在盡一切可能，企圖推翻政協會的全部決議，保持一黨專政，變本加厲的向全國人民作瘋狂的進攻。在現階段，他們是以所謂東北問題爲口實，與國際法西斯互相呼應，在中國境內進行可耻的反蘇運動。這是當前國際和國內的一道潮流，這一逆流的氾濫，使和平民主遭受嚴重的威脅。爲要使讀者對當前的局勢有一個澈底的認識，這一期我們出了一個「國際反蘇陰謀」特輯，裏面的三篇文章，都給我們提供了寶貴的材料，分別作了異常詳盡的分析。此外還有一篇文章「論西歐集團」，將由來已久的國際反蘇陰謀，作了有系統的敘述，對於我們瞭解當前的形勢有很大的幫助。

當前的民主與反民主的生死鬥爭，不僅在全國範圍內展開，而且在國民黨內部展開。國民黨的民主派能否在黨內獲得絕對的優勢，正在舉行的二中全会，將是一個嚴重的考驗。陳此生先生的「國民黨二中全会與和平民主」一文，給我們分析了國民黨內部的形勢，從而指出了二中全会的前途和中國民主政治的前途。

正當法西斯份子和死硬派的反蘇叫囂震天價響的時候，各報紛紛傳出各地物價暴漲，饑饉嚴重，工潮洶湧的消息。事實證明，獨裁和內戰已使整個國民的經濟瀕於崩潰的境地。一之先生「經濟危機的深刻化」一文，指出了這一嚴重的事實。我們希望這篇文章能引起國人的普遍注意。

大千印刷出版社

Wide World Printing & Publishing Co.

按時交貨

出品精良

經售印刷材料	代為顧客設計	承接各界印件
--------	--------	--------

工作認真

價格低廉

香港干諾道中一二四號
電話二二一七八

華商報

這是一份站在人民立場的報紙，不但給人們以正確的、真實的報導；而且，有力地表現人民的愛憎；愛人民之所愛，憎人民之所憎。在今日，全中國人民所要求的是民主，牠便為全人民爭取民主的勝利而吶喊。

每月港幣三元·三月八元·
半年十五元。
本報定閱價目：國內每月另加郵費六角·
外國一元五角。

本報一月份合訂本已出版了。
·每本港幣三元

地址：香港干諾道中 123 號 電話：523909